

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一

政宣上帙二十一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乙未盡二月

正月二十三日乙未聖旨王昂接伴大金國賀正旦使事不謹可特勒停

二十四日丙申金國賀正旦大使盧州管內觀察使李董高居慶副使大夫守大理卿楊意入見於紫宸殿粘罕在雲中獲天祚以兵護歸國封海濱王遼國止。遼錄曰天祚即位禽荒失御諸部怨叛潛附阿姑打咸稱兵以拒之天慶四年阿姑打會集女真諸部全裝軍馬二千餘騎首

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遽具狀以聞時天祚方慶州秋山射鹿聞之不為介意仰北樞密院劄付東京兵馬都部署司量遣渤海子弟一千人以海州刺史高仙壽充統領官應援寧江州遇女真軍於州東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攻五陷寧江州中輟不行差守司空殿前都點檢蕭嗣先充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騎中京禁軍三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人賈庭等三百餘人以中京諸路都虞侯安州防禦使崔公義充都管押侍衛控鶴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邢穎副之到幽州

店駐兵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諸軍未及陣而為女真所敗骨肉輜械牛羊金帛悉皆棄於女真天祚自兩戰之敗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以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雜以蕃軍分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幹勃朶流潦河路都統以衛尉卿蘓壽吉副之黃龍府尹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以桂州觀察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涅曷咸州路都統以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祗候郎君詳穩司蕭何骨好草峪都統以高州團練使張惟協副之自春涉夏盡為女真攻陷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樞密使蕭奉先充御營都統同知南面諸行營都部署司事耶律章奴副

三朝北盟錄 卷之二十一
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軍餘分五路為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別遣殿前副都點檢蕭胡覩姑克都統以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分路進發與女真兵馬會契丹未陣三面急擊之天祚御旗向西南出衆軍從而敗潰天祚一日夜走三百里退保長春州是歲大宋遣羅選侯益等充生辰正旦使入國道路為賊所阻中京頓程而月不得見天祚而回夏國人皆稱皇赫燕王忠義且賢若付以東征是必樂為之用兼遼之民自渤海之叛渡遼避難而流落失所者甚衆於今若招收為軍上可以報國家下可以報私怨必能効死力天祚授燕王以諸

路兵馬都元帥北宰相兼殿前都點檢蕭德恭副之永興宮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賢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始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誘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馬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闕羽者是也期會四路軍馬防秋天慶八年遇女真陣未交而怨軍先潰燕王與麾下五百餘騎退長泊魚務女真入新川州天祚幸中京晝夜憂懼莫知所措多發間探潛令內庫三局提舉官打包珠玉珍玩等物五百餘袋揀御馬二千足入飛龍院餵養為備私謂左右曰今日苟能却強敵安宗社使吾終身不食亦足矣若女真必來必來我

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大朝為弟兄夏國為甥
舅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唯恐軍民被害爾有識
私相謂左右曰契丹必亡矣自古人主豈有委棄軍民
而自為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秋女真陷東京黃龍府
如咸進蘓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靖泰五十餘州遂
又陷遼東長春兩路慶曆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
州則太祖阿保機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
殿慶州則望聖神仙坤儀三殿乾州則凝神宜福殿顯
州則安元安聖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子弟
影堂焚燒畧盡發掘金銀珠玉器物保大元年余覩叛
歸金國保大二年金人陷中京天祚幸燕聞余覩為金

人前鋒引導異宿孛董騎兵掩至驕駭率衛兵五千騎
西走雲中府應行宮內三局珍寶庫祖宗二百年所有
珠玉金銀足帛皮毛之類莫知其數盡為金人所掠道
中衛兵稍引去天祚與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
三百餘騎田石窟寺遁去過雲中城下留守蕭查刺以
下接見有旨賊馬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十疋
隨行迺遷入天德軍雲中外得土豪二百餘騎護衛趨
漁陽嶺入夾山四部族衙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歸
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
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西路則車馬
幸廣平甸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

都雲中及陷雲中則奔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
舉國漢地今為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方求戰
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兵而不從遂率諸
軍乘罕之歸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雲
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於遼過水復潰遂奔山金
司小胡虜小胡虜密遣人報粘罕遣五百騎劫遷入雲
中初見待頗有禮即降封海濱王差兵護送長白山東
築城居之遼國亡矣遼國自太祖阿保機創業於其前
太宗耶律德光恢廓於其後吞併諸蕃割據漢界南北
開疆五千里分置南向漢官左右相參知政事樞密院
直學士主治漢事州縣中書門下共一省兼禮部有堂

後主事守當官各一員尚書省併入樞密院有副都承
旨吏房兵刑房承旨戶房廳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員
北面契丹樞密院或知或簽書樞密院事移离畢林牙
如兵機差除錢穀郡牧事等隸樞密院刑獄隸移离畢
院主治蕃界部落又有南面都部署司治諸蕃官院諸
行宮都部署司主管官院漢民建五京五計司如燕王
司兩轉運中度支上鹽鐵東戶部三路錢帛司兼奉遼
西平州大藩府八黃龍興中奚王南北王府乙室王府
節鎮州三十三平奉聖蔚應朔豐雲中內宜錦乾顯
震遼咸番蘓復辰興同信長春慶饒驤祖川成業懿龍
化宜坤建秦高利歸允高安武寧江刺史州七十觀察

團練防禦使州八詠易檀順景薊營灤汗歸化武德諱
陳勝寧邊遷潤溫嚴降聖北安松山恩通韓烏靖寅祥
雍新衛招燕海涿遼西海北安德點澤榆銀鐵保瀕山
石嘉集連演康蕭賦吉文蘭諱拱安遠榆河金蕭河清
馬董五花振武下州二十三徽濠驩衡州閻隋澄金義
遂昌豫圓福榮康蕭里河茂麓宗縣二百餘如沙漠之
北則置西北路都招討府與隗烏隗部族衙駙溝河統
軍司倒捷嶺衙鎮攝鞞蒙骨迪烈諸國雲中路則置
西南面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人蕭河清軍
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控制夏國燕山
路則燕京都總管府侍衛馬步軍控鶴都指揮使都統

軍司牛欄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刺司並
隸總管府天湯引司大國舅司太常衮司五院六院司
查溫司遼陽路則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契丹奚渤海四
軍都指揮使保州都統軍司湯河詳穩司金吾營杓窰
司控扼高麗上京長春路則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
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統軍司鎮撫女真室韋諸部
所在分布諸番與漢軍咸以瓜牙相制戎器之備戰馬
之多前古未有子孫繼統二百三十餘年嘗與中原抗
衡曾無一日秋毫之警祖宗功業規摹可謂宏遠矣迨
至天祚失御女真稱兵首尾攻戰十二年間舉國土崩
瓦解古人有謂得之難而失之易者非虛言耳可不哀

哉

苻齋自叙曰天祚驅韃靼衆三萬人騎乘粘罕歸國山後空虛直抵雲中府襲擊兀室率蔚應奉聖州雲中府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女真軍馬千餘騎伏於山谷間出韃靼軍之後韃靼潰亂大敗天祚南走兀室遣婁宿孛董以馬五百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趨武州南投大朝為隨行僧所勸謂南朝弱必不敢留隱當為女真所索等辱不可再辱莫若徑歸女真亦不失為王也天祚意決不進婁宿追及乃下馬跪迎天祚請北面拜降天祚從之兀室遣人護送歸國削封海濱王置諸東海隅踰年而死

松漠記聞曰女真浸逼中京

中京古白霄城

天祚懼遣使立阿

骨打為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為兄弟

國及尚王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

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因其使不報已而中京

被圍迤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

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摠使遼遼人命習儀

摠惡其脅脅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

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此釁

皆泣諫之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

不加禮迺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

謀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

鑄佛長一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
微雲車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
宿下馬跽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
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封海濱王虜之東海上
北征紀實曰天祚者以老遼王之嫡孫立而淫亂且以
有力聞因游獵無度故上下皆不服以至滅國其竄入
陰夾山也久之收集散亡勢亦少振故金人往來鴛鴦
白水泊以重兵屯雲中備之然契丹之人漸歸金國故
天祚不能出群小日夜為上謀謂天祚在必生後患迺
間遣人誘之天祚者心素侈多慕中國故其失勢也亦
願來國始得一番僧者令賫御筆絹書通之因得還報

初甚密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
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顧也及天祚許歸顧乃改
書為詔示欲臣之且約來歸則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
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
是約期相接童貫是以落致仕出使河東密通之始金
人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出必得之蓋欲以
絕其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粘罕據雲中屯重兵以
拒其前故不克出及約期之際忽報國相歸金國稟議
以兀室代雲中元帥職而去矣天祚用是亦坦然遂以
宣和六之冬末領契丹韃靼衆五萬人騎并携其后妃
二子秦趙王及宗屬南來如履無人之境及過雲中

則兀室忽以大兵遮其歸路又報粘罕適已回雲中故
為其追襲一擊而天祚之衆大潰勢不得還且畏中國
必不可伏也乃亟走小骨碌帳小骨碌帳者天德雲內
間之一族帳舊臣屬遼人及天祚至小國碌避正寢事
之唯謹不以其失國虧其臣節始粘罕嘗以兵伐小骨
碌矣然或勝或負及天祚在是粘罕因自討之一舉殺
小骨碌盡破其族帳蕩然無遺種遂禽虜其后妃諸子
宗屬獨天祚逸去不見乃於朔州武州境上即時分兵
每三十里百騎頃刻布三百里以待之果有一人馳駿
馬手更牽二馬望北馳去騎兵圍之即下馬因自曰我
天祚也騎兵將加執縛猶顧左右叱曰爾敢縛天子耶

粘罕因使拜阿骨打像而遣之金國降封海濱王始方
討小骨碌以未得天祚也粘罕遣使謂貫曰海上元約
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招來之今又
藏匿我必要也貫拒以無有即又遣使迫促貫語大不
遜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曰遇有異色目人不問便
殺以首授使人據止錄馬擴自叙言天祚被禽事皆大
疎訛不若紀實之詳今但率此一端最
顯者以證之則然金人俄自得之事乃息初金人憤我

久矣所以不敢南牧肆其凶者以天祚在陰山綴其後
懼乘虛而出則契丹必響應故也群小不克深思不唯
誤敵國之主致其滅亡仍以上誤聖朝於是天祚以宣
和七年正月滅至八月方遣人來謂之告慶使以報我

初金人得虜地乃分兩路其東南所忌者張覺也其西
所畏者則天祚也我始誤張覺與除東南之患矣終又
誤天祚而致其滅亡使略無西北後顧之慮故以是冬
犯中原

亡遼遺錄曰天祚降書云國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
躬詣大金國俯伏待罪臣聞人不患其勇患其為暴也
伏念臣祖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天統位繼子傳孫郊祀
上帝內外懽慶豈意微臣骨寒命薄無德可褒不能當
此夙夜惶駭罔知過咎冒犯忌諱若曉霜而遇烈日扁
舟而遭怒濤衆惡竟興譖辭蜂起故茲慙德激揚聖怒
轉加兵師憂驚之極如坐炭湯蓋聞軹道之放荷蒙記

恤况若新安之歎例受無辜念漢王之仁恩誕敷霈澤
誦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臣所懇者乞譖軹道之留免
倣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干聰聽昧死謹言

范仲熊北記曰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契丹第九代道
宗洪基之孫昭懷太子濬之子也濬有罪被殺而立延
禧乙卯歲四月二十九日生身長六尺有餘善騎射道
宗殂延禧嗣立辛巳歲正月十三日即位號天祚皇帝
延禧未即位也國人憐其父之寃頗歸心焉及即位拒
諫飾非窮奢極侈盤於遊畋信用讒佞紀綱廢弛人情
怨怒故金人乘其弊而攻之所向輒剋十年之間身擒
國亡可不哀哉

契丹之先本東胡之種在橫山之南鮮卑舊地元魏時
自號契丹唐正觀初始置松漠府以靡會為都督會昌
中賜以契丹之印於是統有八部雄據北漠懿僖之亂
中國不靖後有阿保機遂僭帝號抗衡中國莊宗時侵
雲朔等州因盧文進寇幽州為邊患明宗約為兄弟且
以解邊人之倒繫紆國家之外患阿保機遂改元稱制
分建京闕宮室官號盡依中國并奚渤海諸國建元神
冊號太祖太聖大明皇帝子德光立會晉祖自河東遣
使求援割地為獻德光乃率兵十萬送石祖入洛立為
皇帝割代北應朔寰蔚及范陽山前幽薊瀛漠涿易
檀順及山後儒媯新武十六州以與之仍歲與帛三十

萬疋少主嗣位恥稱臣而稱孫自是有隙而兵始交矣
德光以兵直抵汴京遷少主於黃龍府滅晉而歸死於
藥城滅胡林號嗣聖謚太宗其兄天皇王之子兀欲立
號天棧被殺謚世宗嗣聖子璟立號天贊謚穆宗天棧
子賢立號天贊謚景宗子隆緒立景德初犯澶淵捷覽
死遂請和號天輔謚聖宗子宗真立慶曆中尋盟謚興
宗子洪基立有位五十餘年號老王子濬嘗有鳴鏑之
謀殺之而立其孫謚道宗濬之子延禧立是為天祚契
丹第九代至是而亡

三十日壬寅粘罕以擒天祚遣人獻捷宣撫司請於歲幣
中借銀絹二十萬賞軍宣撫司從之

二月童貫上賀耶律氏臧亡表

童貫言昨遵奉睿訓措置北事撫定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州及河東路先取朔寧府武州與大金計議交割雲中府路州郡已獲定約外契丹舊酋僭稱天祚自前年竄於夾山之北稍勢完聚借兵鄰國欲謀再舉小番小胡隸之屬憑藉聲潛有結約窺伺朔武新邊去歲八月陛下躬授睿算令臣駐兵河東以時措置完整武備以逸待勞賊兵犯邊前後斬獲其衆至今年正月契丹舊酋離夾山與大金迎敵戰兵敗引餘衆走竄南來朔武對境小鞠鞬處藏泊遣人齎偽詔敕招誘歸附新民又手書文字通耗欲來歸朝臣依奉睿略務敦大金信

約却不棄移牒大金西南西北路都統所照牒藏泊去處仍遣河東路都統李嗣本領兵捍邊劄下沿邊統制官等不得妄有招納日久整齷兵馬為必取之計舊酋初欲東來先遣雜顛並邊結掠累次為朔寧府武州大山寧化軍將佐殺敗探知沿邊軍兵甚盛回惶涕泣遂於二月十九日昏夜北走至二十七日準大金西北西南北路都統所照會稱昏至二十一日已自出首前來此蓋兩朝通歡所致牒臣照會其李嗣本及統制官軍兵斬獲小蕃雜顛四千八百五十一級內有首領祕王渾龐提點劉忠廉等二十三名皆是小鞠鞬下惣兵用事桀黠剽悍之人並已梟首劉慶等十四名皆是舊

首腹心任使招兵聚衆之人亦皆就縛奪到鞍馬器械牛羊等無數焚蕩巢穴積聚糧草靜其契丹王耶律氏今已滅亡者肅將天威仰伐功之善繼布昭聖武致敵國之自亡坐糜八部之首曾無一鏃之費事光典籍懽通神人嘗觀三代以來因考四夷之事獵狝匪茹蓋嘗乘中國之微匈奴最疆不過用單于之號蠢爾白狼之裔昔推赤狄之雄當五季八姓之擾攘招九貉五戎而臣屬自為正朔借用名稱混穹廬左衽於燕雲為封豕長蛇於代魏當天下一統而帝命式於九圍尚狙誣容屢形猖獗稔惡每聞於躬蹈寒盟不自於我先王旅狙征取遺民於塗岷胡騎奔北返故地於輿圖惟

是大酋竄居窮漠哀散亡之雜虜仰資助於黠羌既投戈於豐勝之間遂移帳於朔武之北陰遣宵鳴之黨規搖日請之民意在疑師言稱尋好臣仰遵妙算申飭邊封遣間種顛以破輔車之謀移文鄰邦以為犄角之援彌縫隘道俘馘名豪既南窺而路窮遂北奔而夜遁虛絃可落遂投欲毀之巢涸澤無餘難逃不漏之網委伏紛紛而山積効牽沓沓而鼎來既畢天誅永除人患昔漢人伐虜者百六十載乃獲郅支唐兵出塞者數十萬人方擒頡利已足申威於方夏至今垂耀於史編曾未有計出萬全役無再籍用遠交近攻之策成一舉兩得之功惟盛德無以復加非至神孰能與此恭惟皇帝陛

下誕敷舜德通駿文聲九功之叙惟歌既教寧於內治
七德之經兼用乃申教於外攘曷常樂此金革鏖戰之
勞蓋亦兼拯夷夏倒懸之急遂滅抗尊之虜茲為不世
之功恭念章聖却澶淵之師仁皇增關南之幣祖宗為
民而隱忍臣子許國而忿捐仰惟如在之靈未置侮亡
之念逮至今日遂集大勳上符藝祖懲艾之謀克紹神
考憂勤之志乃宗廟社稷之大慶深契天地神祇之夙
心臣猥以疲瘵誤膺圖任効師干之力居慙顯允之壯
猷告經營之成永願對揚於今聞

秀水間居錄曰宣和七年童貫為宣撫司至河東聞契
丹主天祚皇帝者匿於近塞報金人取之乃露章稱賀
云耶律氏滅亡表既傳報有識之士無不歎息其詞中
書舍人王雲作或云翰林學士宇文虛中作時二公俱
在貫幕中故也金人既得虜主即謀南侵連遣人使三
輩初曰都謝通好也次日告慶得天祚也即賀天寧節
使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州縣供億迎送固已疲弊且
窺覘道路及使我不疑十一月三使皆歸即舉兵有即
官陳桷為送伴使至境上虜人已宣言大舉公為攘奪
無復常儀桷語燕帥蔡靖靖怒曰安有是事請示傳言
之人當斬之以徇桷懼馳還不復敢言但懇求外補除
福建提刑而去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二

政宣上帙二十二

起宣和七年三月盡十一月二十六日癸巳

三月童貫入燕搞軍

郭齊自叙曰童貫交接銀銀絹畢離太原由真定府河
間莫雄州入燕擴自保州入莫州迎貫於任丘縣因語
兀室已擒天祚事謂貫宜急備邊以防女真為患彼懷
張覺之憾恐粘罕回來不測作過貫云我今去燕山葺
治軍馬蓋為此也貫至燕中撫搞郭藥師以下常勝軍
罷王安中陞蔡靖為宣撫兼知燕山府奏請河北路置
四總管中山府奉興宗真定府任元河間府楊惟忠大

名府王育各為逐路副都總管皆與招集逃亡軍人及
招刺諸處游手人充軍以為備邊之畫
五月五日乙巳詔以童貫克復燕山府等州及收高托山
等議賞封貫廣陽郡王

詔曰朕以童貫屢將天威征伐四克拓地隴右西徹河
源楊旌五關盡復幽朔出入累年之際蕩平兩國之戎
舍爵策勲難拘常憲恭念神考屢形訓言謂將帥摠兵
能復全燕之境則國家信賞當疏王爵之封仍昨本邦
以昭顯績既克承於先志敢怠廢於貽謀童貫可依前
太師進封廣陽郡王食邑封依例施行

六月六日丙午太師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

河北河東陝西宣撫使進封廣陽郡王

制曰王者申九伐之威以和衆安民為盛德大臣謹四方
之慮以折衝厭難為殊勲朕荷神天全付之休席祖考重
光之緒飭戎兵以陟禹迹聿臻偃伯之期繼伐功而廣
文聲夙倚同心之輔肆分寵數敷告治朝太師領樞密
院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豫國公食
邑一萬七千三百戶食實封伍阡戶童貫信厚而敏明
䟽通而沈毅善謀能斷兼文武過人之材砥節盡公得
精白承君之義自總幹方之任屬宣闢國之謀十乘啓
行千里決勝冠三事燮調之職領七兵宥宥之權暨興
六月之師盡拓五關之塞惟朕心朕德忱賴於弼相故

我疆我理遠逮於要荒邊歸告成陞卧請屬再籌於邊
議難就佚於里居吉甫至於太原初攝衣而整暇單于
苦於漢北卒假手而蕩平既聞朔野之耕耘復靜河壩
之寇掠繫爾肅將之效恢予遠馭之圖念功名昭著於
古今則典禮當殊於勲舊是用遵熙豐封賞之令作廣
陽撫定之邦鑿綬金章肇開茅土袞衣赤舄仍摠樞衡
蓋祇若於先猷諒允諧於僉議於戲周王上公九命有
出封加等之儀漢朝異姓諸王載著令稱忠之詔其對
揚於茂渥尚奚愧於前脩可特接依前太師領樞密院
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進封廣陽郡
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王者施行

馬擴申宣撫使司乞屯兵中山真定

當月探報粘罕已還修治飛狐靈丘兩縣馬擴密具陳
合速那陝西兵屯中山真定及選智勇邊人守易州以
防女真不測之變申童蔡二樞密不報

七月金人以獲天祚發告慶使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差
馬擴李子奇充接伴使副

八月十四日癸丑聖旨賀金國正旦國信使副差敦武郎
王官校書郎吳安國候入辭令上殿

九月二十四日壬辰金國人使入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
則充館伴使副館之

是日河東奏報粘罕經營南寇

河東報到馬擴勸童貫曰粘罕此來必有異志宜以西
兵十萬出巡邊不唯備禦兼可壓境議事貫不聽

十月詔吏部員外郎傅察充接伴金國賀正旦使蔣噩副
之

五日壬寅奏報中山府探報到女真國相與余覲副統於
本國將兵前來蔚州及蔚州柳甸大點軍兵

十八日乙卯中山府奏探報到女真刷差女真軍兵一萬
五千及河遼東一路選差渤海五千奚軍二千鐵離軍二
千均分來平州并雲中府路兩路屯泊

二十一日戊午中山府奏探報到女真本國刷女真正軍
并漢兒軍漸次前來雲中府等處又奏金人於蔚州并飛

狐縣等處屯泊聚軍馬收積糧草皆稱欲來侵犯邊界

二十四日辛酉童貫奏乞廢罷安肅永寧保定軍等

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童貫奏樞密院劄子河北舊

沿邊州軍多係景德年就并城寨為之以張形勢控制

點虜今燕山已撫定舊邊悉成內地今相度安肅軍改

為安肅縣知縣事兼安肅軍使隸保州永寧軍依舊為

博野縣知縣事兼永寧軍使隸祁州保定軍改為保定

縣知縣事兼保定軍使隸莫州舊來沿邊建置諸寨除

信安軍所管以東不可減省外其餘亦合廢罷奉御筆

依

十一月三日庚午中山府奏探報到國相司下雲中府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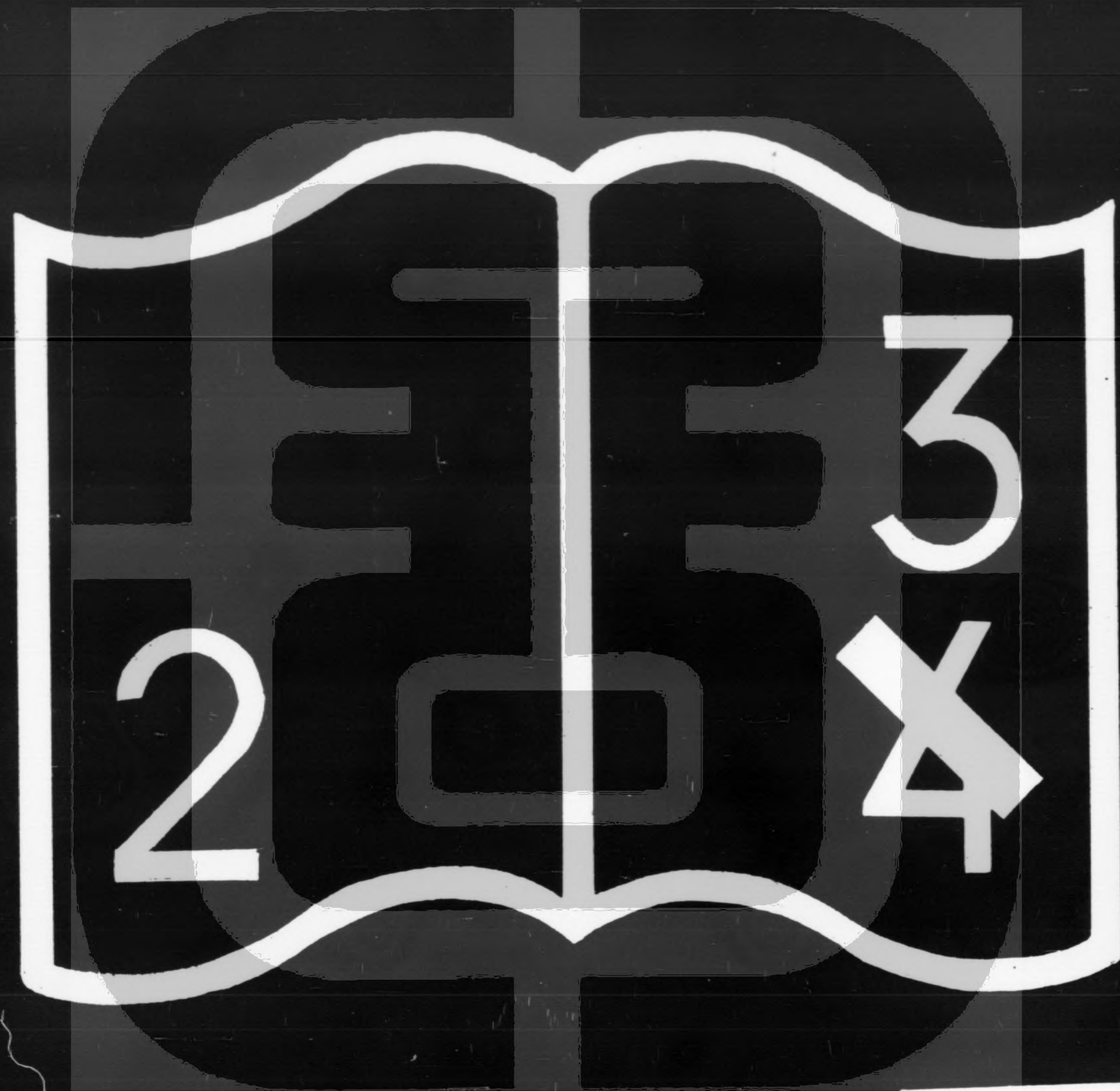
三朝正史卷之二十二
四 卷之二十二
轄縣令本管鄉軍每名要計物索等及軍幕赴雲中府送納及山西一帶添屯兵馬

十七日甲申中山府奏探報到平州都統指揮屬縣刷揀丁口充軍及泉泊押兵前來奉聖州屯泊

十九日丙戌宣撫司差馬擴辛興宗充使副持軍書移粘罕軍前議交蔚應二州及探贖粘罕有無南侵意

節齋自叙曰擴至太原見童貫差與辛興宗充使副持軍書移粘罕軍前貫曰見粘罕休爭閑禮數且了大事只議交取蔚應二州及飛狐靈丘兩縣其餘地境盡畫還金國庶幾易了仍探贖粘罕果有南侵意否到如越寨聞粘罕已遣隆德府所逃義勝軍先出五臺山繁時

縣界山路及易州所逃常勝軍韓民義等先出飛狐靈丘縣踞為探贖南邊防虛實遂條具利害乞急發逐處軍馬上邊過作堤備畫一入急遞申宣司參粘罕云宣撫司回文中不說別事二承宣到來有何事理會僕曰兩朝自海上來交歡今已數年貴朝先帝大聖皇帝與本朝各以氣義相結不棄元約貴朝許割還燕地本朝許歲奉金帛俱有信誓永遠和好山前已交受了止有山後土地中間緣童太師休致暫委譚宣撫交割為不知首尾又幕府非人遂有不周事節合主上黜罷譚稹再起童大王來蓋為與元帥國相皆始終主張和好庶得易為商量王事早了使兩界民土安業各享太平專



编码错误

应为6~12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二
遣某等上稟不知山後地土取甚日交割粘罕笑曰你
家更無人可使只委內官山後地土元初許時蓋為大
聖皇帝恩義酬答趙皇海上交結之意各立誓書永遠
和好不謂大聖皇帝纔崩輿櫬未及歸國地土交變未
了貴朝早已違誓背約陰納張覺收接燕京逃去職官
民戶本朝累次追取只是虛行文移誇詫幅負萬里國
富民衆本朝雖小却不曾敢失理道待與貴朝畧辨曲
直則箇擴觀罕自禽天祚之後為劉彥宗余覲蕭慶輩
所誅然意尚猶豫會隆慶府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忠追
擊其三千人奔大金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
首領韓民義忠守臣章綜率五百人見粘罕曰常勝軍

惟郭藥師有報國心如張令徽劉彥仁之徒因張覺皆
缺望由是彥宗余覲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
糧就兵可也粘罕於是決意入寇而有是言擴曰天祚
失道任用姦邪天厭人離故為貴朝所破本朝亦怨其
悖禮敗盟所以相助共為討滅金國相或欲却要山後
州城不盡交割亦在商量亦不須遽相失歡一旦至兩
大國交兵却幾時休得兼本朝亦豈為此未交割地土
願致興師然此事非小利害所繫願國相深思之粘罕
云你意下待如何僕乞退左右而言之粘罕云我國家
國中論事不尚退左右要得人共知僕答此繫兩朝大
事未商定間恐人傳播別致異議則難成事粘罕微笑

以手揮左右悉退去僕答童大王來時令覆國相本朝
緣譚稹不務大計輒生事從李石張覺私請等事主上
亦自知是失願國相念以舊好同滅大遼契丹不為深
較使兩朝生靈安帖即於許山後地土只更交割蔚應
兩州其餘盡還貴朝若蒙俞允便告示及一的確日節
各自安撫邊民日後國相不拘欲要何物但請見諭童
太師自當一一奏上應副粘罕笑云尚自待要兩州我
若與你又是和西京謂雲中府人民存住不得山前山後乃
是我家舊地更說做甚你家地土却須罰取些來方可
是省過也僕答朝廷自海上遣使數年間使客往還與
興起人馬應副貴朝費用多少本為兩朝和好今國相

一旦聽姦人鬪作却尋廝炒處且貴朝所任用者盡是
契丹舊時職官只要調攪生事萬一不得已交兵須各
有損折兼河北河東州城堅固軍民皆習戰鬪若有倉
卒衆必據城堅守如何容易間便攻打破得不過時虜
掠得些小四外村民縱有所得則利入軍人手儻有所
失則害在國家且殺了一箇南人即是契丹報讎殺了
一箇女真亦是與契丹報仇今貴朝滅盡契丹又得南
朝金帛得早休兵各享太平莫是上策豈可容易更言
戰鬪事也擴久被命奉使不敢不為兩朝竭盡忠言乞
國相深思之粘罕云你說得也然好只是你南家說話
多稍空謂虛誑你使副只全便辭我專遣人使就宣撫

司商議大事去也翌日館中具共良厚撒母笑曰待使人止此回矣蓋示決入寇之意

韓裔不自平州起兵入寇燕山之境

張匯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誠一夫禦之可以當百時朝廷之割地也若得諸關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灤營三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

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昔朝廷海上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譬猶與賊共壠而種同爨而食欲無浸漁之患其可得乎故窩里字至是能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里之詳也

二十一日戊子韓裔不至清州界首執接伴賀正旦使傅察使拜死之

封氏紀年曰金國二太子韓裔不攻破薊州至玉田縣下城寨會朝廷遣吏部郎中傅察等逐使脇之使降數

以朝廷擅納叛亡招收戶口首違誓盟我輩奉詔興師
問罪爾若歸明當有大官賞汝不然粉骨矣副使蔣噩
等羅拜察獨不屈云察世受國恩焉敢違背遠銜詔旨
接伴來使非見貴國主豈可屈膝况察與太子俱王人
也若欲察拜是太子僭逆不道既不拜乃見殺 李邴
為公墓誌曰宣和七年十月詔以吏部員外郎傅公察
充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人將渝盟而我未之知
也十一月公至燕山府聞虜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
銜命以出聞難則止若君命何遂行二十一日至涇州
韓城鎮使人失期居數日虜驅騎暴至夜圍鎮詰旦
有酋長數十騎馳入館公飲以酒問其故知其變強

公上馬公與副使蔣噩偕行至界首公曰逆使人故例
止此不肯進虜輒易公馭者擁之東北去百里許遇金
國二太子斡离不者領兵至虜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
吾若使至金國見國主乃拜耳今逆使人境上若脇我
來又止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之
有斡离不怒曰吾興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何使之
稱耶允汝國失德與向我善意為我併道之否則死公
曰主上仁聖海內乂安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
望也何謂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何所欲還朝當具奏
知斡离不曰爾尚欲還朝耶虜左右促公拜白办如林
公曰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哉或抑挫公使伏地

公愈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反覆論辯者踰時韓尙不怒曰爾今不拜我後日雖欲拜可得耶麾令去公知不免謂隨行書狀官候彥等曰虜脇我以拜我以國故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矣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公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是夕官吏隔絕不復相見十二月七日虜次燕山郭藥師迎戰殺傷甚衆再戰遽麾軍以降彥等不知公存亡累日矣密以訪虜虜曰大使不拜太子昨知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積怒已殺之矣彥等即為公發喪燕山將官武漢英者取公尸焚以薪命虎翼軍士沙立等三人裹以歸間行至涿

州止其二人者獨沙立在遇虜人繫之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即毀垣出會宋伯友奉使還因隨以來以靖康元年五月至京師蔣噩武漢英及官屬歸者人人能道公不屈狀侯彥又具列本末聞於朝廷大名府路安撫使徐處仁河北轉運副使孫昭遠及諫官李光等相繼論奏淵聖皇帝臨朝咨美下詔曰死有重於泰山生有輕於鴻毛顧所處如何耳苟激於義雖死猶生也某以一介之使馳不測之虜臨以白刃毅然不屈以身殉於義得矣延閣次對告於里第以旌高節特贈徽猷閣待制公喪至而公父裕之適為屯田郎中遣公第寘護歸源縣權厝先塋之佛廬曰資忠崇慶院嗚呼公之節

三車北史卷之二十一
八 禮記附錄
著矣或曰自軍興來死節之士凡三人李若水當淵聖
出郊之際嘗預聞其議論非死不足以塞天下之責劉
韜虜人知其才欲用以為帥非自引決將反為夷狄用
二者義皆決不可為故伏死而不顧若公者單車之使
耳事變初不預聞虜人未嘗欲以為己用之公死若
有異二人之為者何耶鉅野李邴曰士之所貴勇為義而
己當其兇威外逼忠憤內激履刀鋸如坦塗安鼎鑊如
几席烈丈夫之操也何暇反覆計慮得失輕重可不可
而後為之哉曰然則公不必死而死與夫彼不得不死
而死公之為其異於彼者欵某曰義者士之所甚重死
者人之所甚難三者特所遭之事異耳要之皆以所甚
重易所甚難揚之朝足以知國家有伏節死難之臣書
之史足以為萬世臣子之勸皆古所謂見危授命可殺
不可辱者又奚擇焉

靖康小雅曰公諱察宣和七年冬金人未渝盟也朝廷
以故事遣公迓賀正旦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鎮公至
界上胡人輒愆期不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二太子
擁大兵遽至執公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誼已下皆羅
拜臣伏公獨不屈胡人以兵脅之公亦不顧胡酋曰我
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吊伐公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
拱戴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然自古之戰以曲直為
勝負南北敵國亦安知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

可屈也首大怒因害公嗚呼方賊之始至也事出意表
莫不錯愕失措望風竄伏公獨雍容不憚一死以為忠
義之唱可不紀哉詩曰貪胡寒盟兵忽踰塞公持漢
節逐客于界控弦歛來草木震駭胡雛桀傲自矜強大
公誓不懼死無拜殺身成仁播美千載

幹离不陷清化縣壞鹽場

清化縣申燕山府金人擁大兵前來劫掠居民焚毀廬
舍時宣撫司蔡靖與運使呂頤浩李與權修葺葺城隍
團結人兵以為守禦之備使銀牌馬奏朝廷兼關合
屬去處是時大臣以謂郊禮在近匿其奏不以聞恐
礙推恩奏薦事畢措畫未晚但以大事委邊臣未嘗

以廟謨留意

二十六日癸巳幹离不陷檀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二

青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三

政宣上帙二十三

起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盡十二月丙午九日

二十八日乙未韓高不陷薊州執奉使賀允中鎖之副使武漢英髡而降之

北征紀實曰本朝與遼人文移皆在兩界對境謂之關

報金人滅遼河東代州如故事而燕山我即玉田縣築

一州曰清州以對平州相與通使人之正路也故其犯

中國先以關牒來代州如越塞及啓封乃檄書是也燕

山路清州則有我使文臣賀允中副使武漢英

漢英乃玉田縣巡檢就時適至清州而韓高不遣人約曰邀使人觀打

三章北界
卷之三
越二人者知其犯盟欲以其未過界無故事相會拒之
恐托是以生釁故勉而從之及至界則以是日舉兵矣
賀允中被鎖武漢英者武將頗黠幹离不受之因得髡
而左衽使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降人也漢英備見
降藥師犯中國得人初不殺曰此皆我也行將至其
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况中國之人
乎是宜其不降今睹所擒獲者皆不殺然人安得戶曉
謂如某者使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幹离不
大喜乃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寨俾誘諭諸郡漢英用是
乃得出乃徑走闕下具以虜情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
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今以粘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

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幹离不一軍下燕山取
真定直掩東都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遜也

蔡攸議廢安肅保信二軍復為梁門遂城縣

安肅保信二軍蓋梁門遂城二縣也在太宗時建二軍
并保州犬牙相制易州以控西山之路國家沿邊獨此
最為要害昔澶淵之役世號銅梁門鐵遂城者及警
報既密蔡攸懼動外廷之議唯務遮護方示人以閒暇
乃謂祖宗昔以二縣建安肅保信者所以制扼易州一
帶今既得燕山而景蕝為外藩則安肅保信在內地無
所用之當廢復為縣是歲十一月二軍遂廢人情方不
樂惶惑軍營移徙樓櫓毀棄之際適會幹离不既下燕

山以大兵入界於是安肅保信莫之以禦大仇失謀可
恠而資敵之跳梁者顛如此

十二月一日戊戌馬擴回自太原

茹齋自叙曰馬擴歸到太原府宣撫司以往來所歷事
節荅語錄呈貫大驚曰金人中國初定此小人馬在邊
上怎敢便做許大事僕曰某去年雲中回便以此事覆
大王勸大王三路摘十萬兵分統以壓助常勝軍乃是
預制此意在任丘縣論金人已擒天祚事保州所申乞
急備邊於京師又勸大王提十萬兵出壓境計議交割
皆某預知此賊深懷張覺之憾為契丹亡國之臣激發
必生不測之變大王皆不知信擴觀事勢必乘我邊面

無備踏足走入來大王湏急作隄防貫云我自得你如
越寨所申條畫事件即行下太原真定中山府間燕山
府路今分定策應牽制路分及令郭藥師排辦軍馬出
城下寨今合太原府路軍民兵義勇膽勇義勝等軍湏
有數萬人我近已令發膽勇人馬上邊更令李嗣本於
代州近城踏屯十萬人寨地昨又曾擺拽耀兵莫他聞
得如此聲勢亦未輕易入來也

三日庚子粘罕使王介儒撒盧拇充使副來宣撫司

馬擴歸次日代州關報金國元帥府差使副撒盧拇王
介儒來宣撫司差機宜宋彥通僕充館伴出所齎軍書
說納張覺渝盟等事及傳粘罕已興兵意極不遜貫亦

厚善待之答云許大國事且須商量何故便有此事語
撒盧扭云軍馬已起更商量甚底介儒云若是急着手
脚好商量時也須較得此貫云即今館伴去說話有事
但見論足可相應撒拇等起歸館彥通詢粘罕國相輒
言舉兵之意何也撒拇云兵已起更不須商量元帥國
相軍馬自河東踏入二太子軍馬自燕京路入更不殺
戮人民只是傳檄撫定彥通答云兩朝許多時講好更
便不通此耗便起兵來是甚道理介儒云只為貴朝失
道理所以致得如此僕答云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吞
了契丹許多國土亦藉本朝事勢方能盡滅之今一旦
不顧已前契義誓好便先舉兵不道南朝許大世界軍

民事力若朝廷省悟略行更改怎便容易近得不過虜
掠得近邊些小民戶却日後干戈幾時定得撒拇云元
帥國相若怕貴朝事力時却不敢便入來也如今檄書
將次到來承宣亦須見俚介儒云事已如此自家憑這
裏關口做甚承宣若能勸童大王急行奏請只且割與
河東河北兩河路地土以大河為界存取大宋宗廟社
稷却是能報國也僕答云此談何容易看來貴朝聽狂
悖之議却把本朝做破壞契丹看待但恐後來自取禍
患不小耳撒拇微笑有自得之色彥通同僕出館歸宣
司具告童貫貫驚愕令彥通與僕列銜供狀連夜備奏
貫與參謀宇文虛中機宜范訥并王雲宋彥通等議赴

闕稟議

粘罕自雲中府起兵入寇忻代之境

當日代州關報金國遣人來大軍與使人同發直薄馬邑而營

七日甲辰童貫議赴闕

童貫是日與參謀宇文虛中范訥機宜王雲宋彥通等謀赴闕稟奏初七日早衙貫請太原張孝純并乃子機宜泱面諭當急赴闕稟議事已令劄送照會一面差官館待人使言本司來日便行孝純愕然云金人已渝盟入寇當在大王勾集諸路軍馬併力枝梧今大王若去人心駭散是將河東路棄與賊河東既失則河北路豈

能保耶且乞大王駐司在此共竭死力率衆報國如今太原府路地險城堅人亦諳鬪未必金賊便能破也貫怒目顧孝純云貫止是承宣撫不係守土若攀宣司駐此經營却要帥臣做甚此是公職事且須勉力貫到京稟奏即日便發諸路軍馬來策應使貫留此亦兩無所益孝純憤然起退至機宜位中抵掌大呼云尋常見童太師做許大模樣次第到臨事却如此畏懦更不顧身為大臣當為國家捍禦患難一向只思走竄是甚節操因顧乃子泱云休自家父子與他死守

節齋自叙曰是日擴見貫感幕下謬懦之議若果退則使粘罕知不出劉彥宗等所料氣勢愈暴必難制遏遂

具一劄子論粘罕緣劉延慶軍敗繼有張覺之隙遂聽
劉彥宗余覩蕭慶裔輩語乘我邊面空虛乃敢渝盟兩
路直入然而見入賊馬不多全在大王乘機應變力為
措畫禦捍且賊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一則忌郭藥
師下常勝軍勇於戰陣二則忌河東河北兩路城堅可
守卒不能攻三則忌各歛兵民城守養銳不輕出戰四
則忌選擇兵將頭項遙相照應待其退回前邀後掩
此四忌也其一幸大王退避諸將無統軍民氣喪不能
更相應援其二幸我不急就措畫河北河東西路重兵
遮護根本其三幸我區別歸朝官不用上疑下懼自生
變亂此三幸也擴觀河東路險多關隘人諳戰鬪賊必

不能長驅唯河北路雖雄霸州至順安軍界有塘灤但
廣信軍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萬一常勝軍有變
燕山失守賊馬乘之定須長驅南渡願大王審度事機
速移司入真定府與太原係鄰路可足相為應援兼城
堅糧多加以大王據之左右多西人慣熟守禦金賊雖
入境決不敢率易南渡兵法用攻者常自勞守者常自
佚決可挫彼銳兵於堅城之下投之貫笑云許大緊急
大事比公容易來入議狀僕答曰大王任國家許大兵
柄不特與諸跽雖天下亦視以重輕當此緊急報國之
時在大王不得不勉之况交結女真恢復燕山事乃是
大王經手今有此窟籠却須大王與補了不唯在別人

不知金人情偽不能補得兼不得使別人補了此言非特繫國家利害亦繫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無惑衆人苟且之議貫陽應甚好來日且過真定其實欲遁矣既出孫渥僕手呼云子克柰何自此以往天下定見土崩瓦解適有關報金人已打破馬邑縣遊騎已至代州城下僕以劄子草示渥云若能如此行之則何以加諸第恐無後着耳次日諸監司見僕皆稱云聞廉訪請大王守真定議論妙甚僕謂兵家貴知己知彼不可見彼威勢便不顧己事力也儻大王一一肯聽行之賊不足破也僕再見童貫稟宜早過真定恐不測燕山踏賊馬事逼貫大怒叱僕云你為家小在保州故要我

去真定只是要去保你家小也僕心知是為機幕恐懼欲遁所奪乃答云大王既如此說話是不思國家患難緊急擴願隨大王入京然不忍見大王自此名節掃地為衆人唾滄殺去也貫良久復云你豈不知我隨行無兵如何禦此大敵僕對大王若往真定何患無兵不唯諸處選刷儘有可用軍馬兼廉頗思用趙人如河北民兵足得調撥使用宇文虛中云向日燕山之役河北人民往之舉城慟哭官負部押有自經於路者豈能比廉頗時耶僕答前日開拓燕山緣久太平軍民不慣調發故有戢怨今日則蕃騎入寇孰不顧惜鄉土營護骨肉此人人自為戰之時豈自當慮倘少加總統盡係死

戰之士貫顧僕搔耳云安得三萬人與此馬宣事却須
做得一拍僕答若大王果能付擴三萬人則便有十萬
軍使用於是差僕專往真定中山府招置忠勇敢戰軍
馬專一統制

八日己巳童貫自太原遁還

北征紀實曰金人之欲犯中原也懼我為備且揣知我
必欲雲中故多為好辭以入我然謀報已詳而群小但
欲雲中不以謀言為信略不加意其詐而已於是預
謀雲中守乃召聶山一日閱諸路奏報其中有曰范太
師八月二十二日押軍器三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
冬間要犯南界韓太師八月二十三日押軍器八千餘

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間要犯南界時金人欲犯我遣

小使來

小使者非天子朝廷之使故曰小使舊無此自開邊有之乃粘罕遣人使貫者也

謂張

孝純曰欲見童大王孝純詢其事則曰莫是要交割雲
中地於是孝純喜即馳報上童貫遂亟行宣和七年冬
也貫未至太原而孝純先俾其屬同小使迎貫於真定
小使及見貫則曰中國違盟本朝方弔民伐罪國相二
太子出師不可當也皇帝嗾是怒郎君門正念兩國生
靈嗾是不欲得故遣來約大王須是告他始得貫失措
不敢詰毘勉至太原又倉皇發小使詣闕下貫亦因遁
還粘罕兵已入境破斫代矣

茹齋自叙曰十二月初八日僕與宣司同離太原貫南

歸僕東過真定途中寫畫一急切事務申貫一乞人馬
甲令委州縣取破碎舊甲併工賑緝無慮日成數百領
月旬之間則足用一乞戰馬數內選擇可得千足一乞
委逐州各招忠勇敢戰人擇官統率互相應援將歸朝
人有武勇者激勸編之行伍使為前鋒將其家小移近
以南州軍厚加給卹一乞將陝西五路精卒取徑路發
赴河東河北使助守禦一乞摘那勝捷軍一千人付某
充衛兵以為招置軍馬之本乞不測虜人南渡邊防失
守則循唐故事奉大駕入蜀委一大臣留守京師以圖
恢復貫書報皆從之

粘罕犯朔州漢兒開門獻之又至武州漢兒為內應遂
陷朔武二州長驅至代州漢兒又擒李嗣本以降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軍等皆山後
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
米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支使久之倉廩不足
以饑而怒出不遜語時我軍所請皆腐餘亦怨道路相
逢我軍罵辱之曰汝蕃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
吾不如蕃人也吾誅汝矣漢兒聞之懼其心益貳候釁
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先將兵
出援太原圍城既旬餘漢兒開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
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將李嗣本率兵拒
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

李鄴上書請奉使講和

北征紀實曰初未內禪時貫歸後金人有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初以小使之禮大臣自見之於尚書

省廳事昔未有此也

小使初見前注中

終就位遂大不遜曰南

朝違盟

云

且言皇帝曠是怒命國相與太子即君兩

路而入因有弔民伐罪之語自丞相時中李丞相邦彥俱失色皆不敢答又曰國相與即君以兩朝生靈曠是不欲得須是告他始得諸大臣方就其請如何告緩師是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爾大臣又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行時有李鄴者上書具論強敵之情偽丐請奉使議和上大喜獎借甚至鄴丐金三萬兩

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甕二各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為牌子遂授鄴令去

九日丙午粘罕兵至忻州知州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粘罕自忻州至石嶺關

把隘石嶺關義勝軍將耿守忠叛以關降賊粘罕遂圍入

太原

義勝皆遼人如常勝軍也

粘罕將至石嶺關尤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或曰冀景可於是命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王宗尹統官兵敢勇把關又命歸朝人耿守忠部兵八千人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

當前懼其後而襲之也守忠行至忻口反回云守忠所部盡是步軍若借得敢勇家馬則金不能犯關景等令敢勇人權借與馬既取其半或有不願借者而守忠人恣橫疆奪不能制馭景等覺有變領親隨人棄關潛走守忠至關果啓而獻之景聞守忠叛不敢歸乃走汾州節要曰粘罕自雲中白懷仁河陰縣將寇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代州絕邊乃分兵扼之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至代州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於賊忻州石嶺關聞風皆叛於是賊衆如

入無人之境直寇太原粘罕始有易中國之心秀水閑居錄曰契丹將亡有劇寇董龐兒者據雲中代州副帥王機請招納久之不至金人既逼始歸欵朝廷以數十萬衆來附賜名才後更姓曰趙許官以承宣使俾居河東計口給食數年間蚕食邊儲倉廩一空其徒散處諸郡屢謀竊宣和末金虜犯邊首亂晉州即叛去河東失守如此

韓离不犯燕山郭藥師叛降率常軍迎之

許採陷燕記曰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人犯檀

州陷之二十八日早燕山府始聞藥師作是日又陷薊

州郭藥師已屯兵東郊者二十餘日保和殿大學士蔡

公請任見藥師

公時為安撫使

既回曰汾陽似有懼意十二月

初二日藥師欲迎敵余力於蔡公處言且令郭公披城下寨可遣張令徽劉彞仁偏師以往郭公之去使之勝益驕不可制不勝則一敗塗地燕山大震矣又古北口汨居庸關或可以窺燕虛蔡公未以為然翌日復謁藥師余以片紙小書復達此意託公子松年因家信奉呈已而鈐轄李振見余亦言此而蔡公不敢留藥師云他已作去計是日蔡公出金帛大犒軍而後行初六日至三河三河者縣名在白河之西金人已在河之東疑藥師軍未敢進藥師之兵戈甲鮮明隊伍整肅是夜分後藥師率人馬並進色未辨已渡白河而金人初見

藥師軍亦懼二太子幹离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即犯藥師軍藥師不意來犯軍稍却是時兩陣東西相對藥師從南而往幹离孛與令徽彞仁適相值藥師乘銳東去塵戰三十餘里金人已北而令徽先自遁幹离孛力追之已而彞仁亦遁藥師獨至金人寨凡數處竟無火以焚其壘或謂藥師曰頭重矣藥師遂回初藥師硬軍三百人所餘一百二十人而已其它軍可知時初七日申時也余同蔡公諸人登東城望白河白河去府八十里而塵埃如雲氣遍空不可辨良久令徽至已而彞仁至抵晚藥師亦至三人者頗沮喪互相詆訕是夜把東北門者刺史皇貴也乃陰遣人約幹离孛欲開

門為應仍云不知太子要生郭藥師要死郭藥師已而汾陽知之謀皆出令徽舜仁也遂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云待時而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運又云亡遼無可事之君大金有難通之路又云宋主載嘉秦官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捐雖知上帝之是知敢思困獸之猶鬪又云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敢犯今為北面祈天地之量並容辭多不記是日晚畧聞常勝軍欲變余言之蔡公頗以為疑而運使呂頤浩力勸蔡公棄燕而遁廉訪梁兢極力助之蔡公以問余余曰大學是守土臣豈可比他人自當以守死之兼大學率

諸人同行各有眷累今南自盧溝敗軍滿野此曹無以洩發寧知不要我歸路乎公曰靖之意正如此是夜頤浩兢輩互以言熒惑蔡公而安撫司勾當公事吳激者遂進退保之言頤浩兢勸成之余曰唐室之亂如李郭諸將曾有退保者彼各提重兵或以砦地未便或就水草或就地勢豈若燕山乃公所治之地激之言非是萬一熒惑令公行它日必有以公先動為言而賣公以自售者不可不察也又聞常勝軍如欲附賊彼知公劫衆以遁藥師輩因以藉口公之罪曷所逃也蔡公深以為然頤浩兢輩乃慍見於色賴蔡公天資忠義不然遂為二子搖奪使蔡公果從頤浩等言率衆南奔是投之死

地爾蓋常勝軍泊鄉軍之敗盤泊盧溝涿州之間積怨
無以泄其怒虜掠殺滅者莫知其數使果遂其行豈有
唯顛乎是戰也常勝軍與金人殺傷略相當金人亦不
知所以勝而常勝軍官密輸款者由是藥師遂不能振
而金人益張也初八日申後藥師乃召蔡公呂頤浩李
與權沈瑄等議事至則執之蔡曰相公欲負天子耶引
佩刀自決為軍官奪去已而藥師同諸公就坐乃曰藥
師寔不得已不能與諸公全終始之義遂掩泣由是諸
人皆留藥師家是夜三更後大作常勝食糧敢戰等軍
四散劫掠初金人犯順蔡公令守城卒上城雖諸廳當
直人軍法從事由是畏法者盡遣之而不畏法者自若
也初八日晚蔡公乃差薊州逃卒分俵諸廳都未能變
其面目是夜兵火作此卒肆行劫掠雖鞍馬之顛頃刻
無遺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四

政宣上帙二十四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丁未盡十五日壬子

十日丁未韓离不陷燕山府

陷燕記曰十日金人立旗幟至十二日韓离不邀蔡公

以下官曰於球場相見令東向拜傳言曰大金皇帝赦

大朝官乃議與韓离不相見之禮公曰本朝之禮群臣

見皇太子旅拜太子各拜金國與本朝講好累年請等

視太子猶本朝太子也傳言者曰大學拜於堦上餘官

拜於堦下太子各拜兩拜而止明日韓离不瞻目國王

王芮蕭三寶奴張愿恭來謂蔡公曰二太子言今破燕

得一賢官欲用之如用之如何蔡公對曰靖為天子守
燕山已壞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待將金國壞了耶
魯恭曰大學豈不知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乎蔡公
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也靖蒙天子擢用致位
兩府非不用也今已將燕山壞了所謂愚人也金國得
之安用芮等大笑又曰二太子言大學之身已屬金國
會得否靖曰靖之此身寔屬金國生之殺之皆在太子
然靖之心却不屬金國靖心在本朝豈太子所能制耶
芮等亦笑已而又曰太子果用靖惟有死爾芮等良久
乃退十四日宣和門外蟾日國王令藥師取呂頤浩李
與權沈瑄杜時亮陳傑以隨軍初幹离不與劉彥宗蟾

日國王議欲取蔡公隨軍已而謂彼難商量遂已十五
日幹离不大軍南向是時涇州守郁中正為金人所囚
景州守吳震由海道而遁薊州守高公翰倅魯評率牙
隊南奔檀州守徐傑倅黃文相繼亦遁順州守林良肱
倅御趨燕山涿州守葛逢於此先遁易州守黃烈墜
城折其左足人又折其右足而死初燕人本無思漢心
乃和詵侯益唱之童貫蔡攸輩和之朝廷既以為然遂
遣馬擴王瓌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連年用兵及
敗契丹以燕山府遺我皆童貫之始謀也由是金人輕
中國謂有德於我故缺望焉遂致燕山之禍云余嘗思
之失燕入之心者三致金人之寇者三童貫譚稹首惡

沈瑄次之王安中詹度又次之何謂失燕人之心者三
一換官二授田三鹽法換官失士心授田失百姓心鹽
法併失士人百姓心換官者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
廷之燕山復有燕山之太原宣撫司困苦於道路者相
係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結絕此曹怨嘆往
遁歸平州將京師事體中國虛實一一報之劉彥宗
彥宗遂教金人有窺中國意授田之事內則屋業外則
田土悉給常勝軍而燕出土着泊平州遁還之人悉無
居止亦無生業而常勝軍所至豪橫四鄰不能安居此
燕民之尤怨者鹽法舊虜中每貫四百文洋鹽一百二
十斤提舉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

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仍引其親舊密借官引令
興販牟利上下通同如黃友張遐舉莫模

闕字任陳念四

之徒數十人新於倉枯河間絡繹成市是數人者本空
手而來至此豐富有至鉅萬者任等賭博敢將通貨場
錢一二千緡出元和合燕人以為口實余嘗親見此曹

自相詆誚謂官有緡三十萬墮燕中是時

闕字

司刁炳易

倅黃演皆同之何謂致金人之寇者三一張覺二燕中
戶口三歲幣張覺之事啓于詹度而成於王安中金人
已破平州獲皇上所賜張覺御筆手詔云吾當與汝滅
女真洎得燕乃於藥師處取所賜手詔對之紙札一同
此金人所以怨讟也初宣和四年春金人既擁燕中戶

口過平州覺邀其歸大敗之獲金國宰相四人大殺之
戶口悉遁還燕山後金人決欲得之而不能得所以至
是也元約土地歸中國歲幣銀絹較之饋遺契丹者幅尺
顏色不遠遠甚彼國漢兒蓋有收異日契丹所得金帛
者是所以不可欺也余去秋嘗被旨差接伴金國告慶
使李用和王永福等至韓城取所與歲幣驗之誠為紕
薄又銀亦低次遂具此意并幣五端銀五笏達之蔡公
遂聞之朝廷已而得旨莫州置勘焉於後三年間小使
往來者何啻數十人金人之為詞者大率不過此三事
而已安中方且奏嘉禾生甘露降慶雲見視童貫譚
稹怖畏震恐心知其非而不敢言達緘默養成大患也

蓋金人性本貪婪每使人自京師回必訪其盛麗華侈
此賊垂涎決意來犯期在攘取況劉彥宗輩皆漢人各
銜中國搆金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猖獗如此又入燕
士大夫惟買珠玉錦罽等物相高低至數十倍一日金
字牌來令置玫瑰一百斤歲以為例此惟一僧善造僧
曰往日天祚於春山秋山外以此擾民今又如此金人
已得燕則塩法盡仍舊常勝軍屋業田土盡給前主燕
人歸心為此譚稹沈瑄之徒所以誤朝廷不下童蔡也
○北征紀實曰宣和末金人謀入寇藥師亦點集貫既
在外唯仗藥師謂必能與之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略無
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

書繳上之皆不省及韓萬不以兵入藥師亦出師未戰而張令徽先降先建藥師以城降朝廷寵異之藥師至而徽先降自以為功因忌令徽每抑之同於颺官而已二帥亦以首降藥師也故不甚禮令徽由是快及凱還又留令徽備燕而以藥師來其後亦知令徽之負氣不平始加之承宣使分薊景俾藥師因亦降領之終不得其心矣故金人來而先降景俾藥師因亦降邊回燕山囚蔡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措初靖揣藥師與常勝軍之情故常勸以忠義及知金人點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靖無如之何故因其出師乃餞於野對其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語藥師曰對諸軍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恩耶願勉旃藥師亦領略然無益矣

沈琯南歸錄曰宣和七年十一月臣以經制平貨職事

至河間府二十七日據燕山府鹽場官申金人擁重兵壓壞鹽場臣即時發馳北去十二月二十日出涿州見知州葛逢言金人已破檀州或勸之還次日行三十餘里逢傳宣內侍張克愈于馬鋪言金人又破薊州執接伴使及官吏其鋒不可當去必被執再三強拉臣回臣與之食而告之曰某忝預一跽使者之列豈一少聞難而回義當以死守定遂行四日至燕山府見蔡靖呂頤浩李與權梁兢議脩城壁分布官兵同為守禦之備七日郭藥師張令徽劉舜仁領兵于白河東日午有人馳報令徽先歸在東門之上臣與靖等登南城望之見兵馬向西馳去靖率監司議事於南門內有人建言欲擁

取敢戰二千人開城門而遁靖曰此事且須熟議獨臣以為不可靖曰試與家中高議先遣骨肉南歸願浩與競取家屬在門南欲去靖與臣同歸衙聞靖告其妻兄許採及其子松年今日衆人欲宵遁如何採與松年俱曰不可臣直入靖室採與松年在側大聲告之以大學為守臣豈可聽衆人之語幸堅守不去之說大以為然少刻使臣報漕司吏卒約一二百人直叩南門欲出請亟令使臣持止之曰敢有紛拏而出者斬之而方定是夜臣宿於靖之學院八日早靖率監司見藥師說言昨日之戰藥師以騎兵大敗之追逐三十里金人走至申未間回視步軍不戰以為敗矣遂馳歸後聞乃是令

徽不戰先退步軍隨之為金國太子所追直至潞縣太子見其軍不繼亦向東而遁今且收拾軍兵入城矣俟至城下出兵盡死一戰或不勝則擁兵而南以俟救兵之至令徽曰大朝有兵來乎或對曰必無又曰糧可運乎或對曰不能至願曰師敗退兵古亦有之不若至雄州以圖後舉令徽曰常勝家屬近十萬口在燕城如何得出若率之去是速其亂藥師彥仁皆以為然藥師曰大學既以死守藥師是帥臣亦當以死報趙皇其餘監司要去者自去或欲告藥師乞常勝軍百人護其家以出藥師曰常勝軍不可遣靖曰當以死守諸公如何臣告以其聞難以來義不獨去唯有一死某與大學同之

遂同歸府視衆人猶欲遁靖與臣皆曰若監司帥臣皆
遁常勝軍以此為辭而叛必有赤族之事臣又曰走有
生之道而未必不死守有死之道而未必不生與權戲
臣曰謹對臣又曰某雖孤寒今族中食祿者尚十四五
人若一身死於此則舉族可以仕如或不然則全家不
可復仕宦矣若出城之後為金人所殺或常勝軍執之
而回其辱人愈甚衆皆無語靖大然之曰靖今日得入
忠義傳公膽大將身而來不畏死亦當附吾傳矣午後
藥師遣人請議事靖等至藥師居纔相見藥師言金徽
初無戰意於金人已敗走出界矣今徽作降表盜用印
使人追之乃回旦夕再至大學不得已莫且降否靖曰

以死報君是豈可為乃取佩刀欲自刺藥師與軍官趙
鶴壽等急捉其肘衆軍官分散拽定願浩欲出外藥師
曰不須如是共閉於藥師宅九日晚傳金國太子至城
藥師率官遠近之回言太子有令南朝官並不殺令出
城降靖言既就拘執何必更降見時用何禮數若少有
辱屈百死請告藥師靖若死舉家骨肉告相公縊死一
坑埋之并戒其子松年以不屈衆禱藥師免見太子藥
師言必要相見至十一日遣使人蕭三寶奴王芮張愿
恭來見靖及諸監司云太子傳語切不要驚恐今日之
事蓋緣南朝失信語及張昇納叛人歲幣事其間有指
斥太上皇之語非所忍言靖答之以趙皇堯舜之君為

臣下所誤王芮云御筆所在請云安知非詐耶愿恭曰
既為堯舜之君何故不知人請曰知人堯舜以為難臣
從而助之曰帝堯尚用四凶至於罪惡顯著方同天下
誅之此雖堯舜猶以知人為難也王芮曰大學南朝之
賢臣行將大用請曰使南朝之臣各盡臣節乃太子之
賜使請等盡臣節亦所以勸金國之臣也愿恭曰大金
入燕得大賢人而不能用人豈不見笑於天下要相當隨
入汴次言及趙~~趙~~壽留守之事意以此動請請曰如請
不能守燕正可謂大愚矣安可用愿恭曰百里奚愚於
虞而智於秦願用與不用矣請曰百里奚愚於虞不用
故也請一書生蒙趙皇不次擢用尸位宰執而不能守

一路豈非大愚哉愿恭無以答遂退十二日使人來請
請與監司出南門外先議相見之禮云須望闕拜請曰
兩朝結為兄弟使請等奉使以往亦當拜望闕之拜所
不敢辭南朝執政見太子對拜百官皆列拜而太子答
拜使人先往與國王議國王先請請相見云恐見太子
不拜成煩惱請往見國王間論事甚詳曰不得而知請
出藥師曰大學與監司拜於廳上衆官拜於階下請猶
未肯吕頤浩曰昔廣平王拜回紇於馬首請至東都如
約有此故事請曰若太子肯議講和請不惜兩拜遂出
見請居前監司次之衆官在後望東北四拜傳金國皇
帝令放罪又兩拜訖請與監司升階衆官皆立階下導

者令跪請及監司不跪久之太子云且休呼請使前不
知問何事既退使王芮來傳語請云講和事將取文
字來十四日國王來請請及衆官至府及南門外令請
競留燕山差軍官押願浩與樞及茶監司勾當官杜時
亮從政郎監稅陳傑五人同行云前路要使喚或得州
府留用餘官並依放逐便令臣等歸以待與請別告示
云自燕山三年不謂與人如此相別前詔使之招誘州
軍或留以為用乃瑄死所但盡死節守燕終始不忘者
惟大學與瑄大學它日得見主上當為某明之若某先
得見亦然是晚出門行三四日將臣等分在諸營願浩
國王營與樞太子營臣留守營時亮等都統營

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虜地因分兩道燕山之東平營
一帶鞞離不主之雲中之地西北則粘罕主之既欲犯
盟自秋冬探報甚密中外多不之知也蔡靖屢密奏凡
一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不以為寔則乞賜重行編
置然終不報彼亦點集藥師亦點集金人之賀天寧人
使還送伴官奏至不得其人亦謂藥師點集威聲甚振

鄉兵在道者皆全副披帶躍馬而行逼大金使人輜重
車鄉兵於馬上以槍直取其羊鞞之而去金人莫敢較
又有鄉兵遇人使者徑自策馬前行大金人使為之恐
悚斂馬避道於是俞益謂強敵之畏我而藥師之可倚
也是年十一月終祀禮畢至尊絕下壇而犯界密報至

十二月初欲恭謝而大兵入界報又疊至皆祕之亦無他但曰恐壞却恭謝其實懼內外觀聽爾宰相實不知也允五日報益急二丞相白時中李邦彥因共請奏聞燕山有急報至乞降付外議之十二月九日也恭謝以是日而後畢此報一出人情寢已惶惑矣然二相執政共匿之則又七日外但見聚議每抵暮而歸人頗疑焉及十六日報童貫自太原遽回於是中外泮然知為北方事作矣又十有四日時已報郭藥師降金人群小惡人聞知匿之但曰藥師被圍方議降旨除藥師永清軍節度使燕王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世守不唯無及矣秀水閑居錄曰燕山初為金人所侵契丹金吾將軍郭

藥師率萬衆來附即授承宣使未幾殘虜號四軍大王者遣人招之藥師不從表上其事四軍以兵來藥師又擊敗之遂加節鉞專附兵柄三四年間所領常勝軍等至十萬皆給家口食河北諸郡收市牛馬殆盡至四萬餘騎朝廷竭力應副自京師漕粟之大河轉海口以給之內地所遣戍兵初亦數萬人衣糧既常勝所先皆寒饑失所或逃或死不能久駐於是藥師一軍獨擅邊柄藥師本亮狡叛歸雖久不改左衽日肆暴橫漸露逆節議者謂必復叛去不可獨任惟燕帥王安中副帥蔡靖監司呂頤浩沈瑄黃翼等蔽匿之有張令徽者亦契丹將舊官藥師之上至是反為副居常快之不平言行卑

三章十四金
惡藥師亦憚之宣和七年秋安中召還無所論奏但薦
令徽遂除節度使至冬金人叩邊藥師率兵去燕城七
十里與令徽分軍以禦之既接戰藥師猶與之馳逐令
徽則撲旗滅鼓望陣而降大軍遂潰藥師馳還盡取郡
僚并劫其家以降金人與之合從犯關

一軍
金虜節要曰幹高不寇燕山之境其松亭關韓城鎮符
家口石門鎮野狐關古北口把隘官軍望風而潰檀順
景菊聞賊聲皆潰叛郭藥師出常勝軍屯於燕山之東
白河以待賊金人既至戰不利藥師以燕山降賊涿易
繼叛女真本如禽獸不顧生死久處窮荒之地乍入富
庶之域為利所誘所向爭先初非有拓地開國之志但

欲殘殺以報宿怨虜掠以慰私心而已無何適當遼主
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久不親兵革往遇賊望風而
潰及好亂之徒相率而歸者由是賊勢愈張禍心愈生
阿骨打弄兵之始成敗未保惟恐失人苟得歸者莫不
待之如親用之不疑樂則同虜苦則先登攻守之計進
退之理人人可得而陳之故利之至小害之至微無不
聞焉猶得其作亂之策者恣其虜掠不奪其所故得貪
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協軍伍以應
賊以至渤海酋也長大捷不也高永昌契丹副都統耶
律章奴耶律余覲亦率衆而歸之於是賊勢如大廈已
仆洪流已決莫能禦示為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

人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自累戰之敗多為金人虜之不得西歸鄉里及金人於宣和五年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雲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虜失業之人皆歸怨於朝廷及金人已立漢兒劉彥宗時立慶為偽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壠田園親戚之故愈勸賊入寇契丹舊臣降金人者如余觀諦里特离不槁里鐸刺盧達反乙信毛特可阿魯三寶奴九哥馬五耶律暉蕭慶王芮楊天吉蕭庭珪之徒已得用事又二太子之妻余輦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之元妃各因間可入內外勸賊南寇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際仍回來蕃漢烏合之

衆蟻聚蜂起紛紛未制猖獗之氣正銳犬馬之力未疲勇掠之踞方起貪婪之心未厭上下訥訥皆欲入寇是時賊方以聚衆為急知附己者本非義合誠為虜劫若遽止之必生變亂又燕雲陷賊之人又欲乘之西歸鄉里賊知勢不可遏故陷賊之人驅率犬羊假以平州張覺為名叛盟入寇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欲因賊東歸鄉里故金人之入寇也驅久勝貪忿之徒乘契丹報怨之勢陷賊燕雲之人奮力以謀西歸藥師常勝之軍因之欲圖東去當是之時燕山之失其理必矣

又曰阿骨打既死粘罕專於軍事乃遣女真萬戶温御名

郎君蒲魯虎賽里郎君契丹都統馬五東寇居庸關以
應之慮居庸關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關入寇易
州及出奇取鳳山治皇太妃嶺道以寇昌平縣則反顧
居庸矣於是居庸亦潰彼賊遂入居庸初藥師之備金
人也嚴於東北而弛於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
燕山之東以韓城人鎮為界東北以符家口為界韓城
符家去燕山皆四百餘里幹离不既寇東北探騎潰軍
絡繹而來燕山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於燕山
之東白河以待賊西則居庸關為絕邊去燕山無百里
之遠但閉關而已更無它備不意賊西取居庸一夕寇
城故預無警報而弛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苟能全

勝追賊而東則西亦為粘罕乘虛矣况戰復不利何以
禦之

幹离不既得燕山與粘罕分東西兩路入寇

節要曰東路之軍幹离不主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虜
人呼作東軍西軍幹离不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
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
虜呼東朝廷西朝廷

十五日壬子幹离不自燕山舉兵南寇令郭藥師將千
騎為先鋒

初金人初疑藥師止令帶千騎為先導藥師辭以兵少
不肯行又益以千騎令云所過州縣不得擅行誅戮藥

師暗自帶數百騎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五

政宣上帙二十五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癸丑盡二十三日庚申

十六癸丑童貫至京師

十七日甲寅粘罕圍代州崞縣都巡檢使李翼死之

武翼郎奏差代州西路都巡檢使李翼麟州新秦人宣

和七年十二月七日金賊擁兵南下翼屯崞縣為賊所

圍十一日虜既陷代州則遣李嗣本降翼射却嗣本

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九州人有異志翼欲圖

之未果十七日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賊入城翼挺身

搏戰達旦以力不能敵就執偽相國與兀室郎君必欲

臣之翼怒罵不屈與將吏折可與知縣李從縣丞王唐
臣縣尉劉子英監酒閭誠同被害始虜人以翼等徇崞
縣遇崔忠通衢翼痛詆忠掩面而遁翼臨誅南向呼
官家者數聲迺絕宣司奉便宜黜陟聖旨李翼特贈武
德郎

吏部員外郎續感撰公行狀云有宋伏節死難之臣武
德郎贈武義大夫李公諱翼字輔之宣和二年河東路
同統制韓寔辟充隨軍在陣將屯馬邑時朝廷方有事
於燕山朔州雖已撫定而土著數千人結連謀叛安撫
使李嗣本檄委公彈壓至則陰索其謀誅其首惡十餘
輩餘黨帖服是時金人新破雲中數遣使窺邊虛實有

蕭慶者每來必臂鷹出郊公謂統制朱承慶韓寔曰慶
虜之大猾詭名飛教實欲窺我險易察其辭意將造釁
端盍若先圖之此去雲中二百五十里若以精兵數萬
出其不意一晝夜可至擣其脊膺則禍根可除會將官
折仲安亦言金人無信不若先討之承慶偉其謀備陳
於大帥張孝純孝純天怒且謂兩國方講和好輒敢妄議欲
啓邊釁左遷雲中等一副將駐軍寧化軍公又陳便宜
不合遂改差代州西都巡檢使後金人叛盟承慶曰李
折二公何先見之明如此迨咎孝純不用其策飲恨發
疾而死宣和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入圍崞縣遂破代
州安撫使李嗣本降金人遣嗣本招降諸縣嗣本遣部將

減份即城下說諭公厲聲叱罵嗣本抽矢射減份中馬
即仆份等遽退公謂所善將軍官折可與曰與公同守
此城當盡忠節以報國家時朔州孫翊及將官折仲安
引本部兵屯陽武塞陰以文字相注來公建議以謂石
嶺關太原之襟喉天險崇峻若守關旬餘則太原可以
聚糧徐俟四方之援賊屯兵堅城下勢當狼顧必不敢
長驅而南二公深然其計復以蠟書招公亦以前議告
折可與欲分兵趨石嶺崞縣居民號泣馬首遮道請留
時可與弟可存路志行知縣李聿縣丞王唐臣監押張
洪輔縣尉劉子英監酒閭誠義勝軍統領崔忠同被重
圍獨忠本燕人歸國朝廷待以不疑俾將燕軍公俄聞

張孝純以歸朝官取守忠守石嶺關仰天嘆曰是人烏
足託耶國家大事去矣援兵不至謂縣官曰崔忠一漢
兒貪利苟生豈有忠節可與共守萬一內變豈惟上誤
國家吾屬亦受禍矣不若先事誅之衆默然惟折可與
然其說知縣李聿云崔忠頗忠義試與熟計守石關利
害公曰若告崔忠詎肯從我繼而忠果不從且與折可
與爭掌門鑰可與曰公歸朝官恐民生疑忠曰我乃官
長爭辯移刻不決公忿然奪鑰毀折之曰既與諸公盟
為國家守城何必爭此後圍解而後啓關紛拏始定明
日崔忠集邑僚議事張洪輔曰聞義勝軍欲為內應如
何忠曰豈敢容手下人反忠目帳下拔所佩刀刺洪輔

殺之公遽取部曲所執搃擊退叛兵亟尋忠已避去遂
登城守禦已而忠果引賊入城焚樓櫓劫居民公血戰
自暮至旦力窮被執方未城陷前一日公遽以四事囑
其子宗周曰我不能苟活從偽聞代州史安撫突圍戰
歿將官辛漸罵賊自刎我死汝謀歸鄉里訴於朝廷使
吾死節不泯則後世謂吾為有宋之忠臣而吾謂汝為
孝子矣他日朝廷卹典推恩可令汝伯父孤遺棄之汝
繼母携重貲嫁吾未幾月吾以國事豈能頽戀汝當侍
奉如親母設不幸陷虜勿相棄背吾死汝能返骨營葬
先壠使得奉先人於九泉死復何恨公之被執也粘罕
兀室以好語諭公欲更授北官公詬罵不屈兀室復遣

說公曰我欲取天下彼一小縣敢抗大軍我亦喜忠義
未欲殺汝等但一言相順特與免死仍舊職任汝等便
可拜也公謂折可與曰不可食前言與公死生共處遂
復罵二酋曰我南朝臣子以汝賊內應致城被擒殺則
任殺豈肯拜汝番狗耶譚者意欲相全又以甘言誘公
公裂眦戟手指呼粘罕兀室曰不幸被番狗捃辱我豈
苟生者可與亦曰我八百年世守之家寧肯負國敗壞
家聲無知畜豎何不亟殺我群胡憤悻持挺紛擊公傷
額可與損一目咸拂膺慢罵愈甚二酋嘆其守節復諄
諭曰汝等本皆合死念汝等忠義姑欲全貸尚敢肆惡
言罵辱尊貴大人公曰我輩若手有寸刃當殺爾豈特

罵耶賊知終不可屈乃驅狗啣縣入城遇崔忠於通衢
公大罵忠忠掩面遁走公被害之際猶囑守者冀少緩
倘得南向望拜死無所恨守者不從但轉頭南向呼官
家者數聲曰臣忠力不效不能剪滅此賊以報國恩至
死聲始絕餘官吏俱被害獨折可存踰行得免其家沒
入於虜後詔述公忠烈付史館

十八日乙卯粘罕兵至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援戰敗被
殺

封氏紀年曰粘罕兵至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援兵不
滿二千與金人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
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力乃復戰數日五

兵皆盡為金人所殺

粘罕屯太原北陳村既敗朔州守將孫翊於太原城下又
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節要曰孫翊河東名將也守朔_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
既至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得入遂由寧化憲州出
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粘罕忌之翊之離朔旬餘
之間翊以守降於賊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
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軍變翊方戰為叛徒害之歸
賊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憲州
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賊據關不克進復越山取松
子嶺道出焉至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

新至勞逸有間故致敗績嘗謂賊初犯太原翊與可求
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而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
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竭醜類寇太原之初翊在
朔州由馬邑懷仁皆邑名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
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踞近於交城且仍皆坦途別無
闕阻若翊與可求會麟武朔之師併力以擣雲中時粘
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所留防守之人皆老弱而
已如聞攻其必救之地必倉惶釋太原以救雲中於是
則太原張孝純王稟之軍自可從而襲之使烏合利聚
之徒致後頽前憂之地自生變亂必然之理非惟太原
得解賊巢亦平又且新邊之勢可張我勢而安群心此

歸弊於人轉客為主故孫臏走大梁而救韓此道也何
翊與可求之見止務先到太原為功殊不知近擣雲中遠
救太原之要也而復迂迴山險人疲馬乏反為彼賊以
間離之以逸待之宜乎身死軍覆無以成功所以詳論
此者蓋太原之圍乃中國禍亂之原也苟使當時粘罕
失意則東踞韓离不氣亦喪矣至如韓离不得善脫於
東京亦未敢復寇河南朝廷自可從容為計而止因太
原被圍朝廷區區幾年救之何暇治其它哉至太原之
陷也踰月之間賊已南來國家之力已困於河東矣將
士之氣已沮於河東矣故京城所以失援臣由是惜翊
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封氏編年曰知府州折可求并軍馬使權知晉寧羅稱
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粘罕大戰於太原之郊
城自早至日中勝負相償而我師等各據地分偶至日
中金人兵忽自可求案後開生山而出却其家計寨劉
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韓權死於陣自是河外
兵將十喪七分

夏人陷天德雲內河東八館等地

初粘罕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兜
谷刺處達切曷董野鵲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
金肅河清二軍約入寇麟府以牽河東之勢至是夏人
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以

應粘罕之約盡陷其地

幹离不攻保州安肅不克

十九日丙辰下詔許諸色人獻利害事

詔曰河北燕山邊面事理宜詢訪利害選用人材特許
文武臣僚諸色人經尚書省投狀自効并獻陳緊切利
害是時朝廷知金人長驅兩河故有是詔

二十日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付翰草制
非左右大臣建明出自朕意

沈瑄在路上和議書於幹离不

南歸錄曰二太子初告蔡靖以講和事請將文字來靖
既留瑄恐中輟遂草一書與太子云某謹獻書皇太子

浩以書與之令達國王
二十一日戊午下罪己求直言詔

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身士民之上二紀於茲雖兢兢業存於心中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姿籍盈成之業言踞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穢養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戎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商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得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屢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害政凡茲引咎興自朕躬庶以少謝天下譴怒之心保完祖宗艱

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脩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於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銷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况當今急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各率師募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待以將相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投於登聞檢院通進司投

進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亦不加罪所有下項
指揮立便施行敢有沮格乃以結絕為名暗有存留並
當肆諸市朝與眾共棄汝爾萬方體予至意
罷花石綱等指揮

御筆手詔朕祇紹丕圖撫臨萬寓顧德弗顛永惟宗
社付託之重靡遑寧居維予地民是為邦本比年以來
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然奸吏玩法而眾聽未
孚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過聽妄議興
作事端蠹耗邦財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
無所不至使朕軫念元元若保赤子之意何以取信於
萬方夙夜痛悼念有以拊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

應奉司江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採斫木植置
造局所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租課內
外脩造並罷更有似此有害於百姓者三省樞密院條
具以聞夫民固常懷懷於有仁朕於吾民每懼仁愛之
弗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播告之脩咸聽朕指當日罷
應奉局諸路歲貢罷天王君聖主字為諱罷講議司
賣鈔旁苗老兼經并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
收到元係土地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廷用度減從官以
上月廩及罷諸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
糴本及椿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
有外並罷之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

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
幸局罷花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
河坊非危急泛料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
後依舊送朝廷請照舊法施行更不得請御筆斷遣畫
旨大理寺同西城所官吏等並罷事歸延福宮人歸合
屬地歸京城西壁依元豐法脩房廊良嶽官吏並罷歸
延福宮寶籙宮官吏並罷依上清儲祥宮法施行擷芳
園所並罷歸龍德太一宮專法所擷景東園官吏人物
並罷地歸京城所西園撥屬京城所瓊林宜春苑所並
罷並依元豐官制歸所屬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宮人
依舊法尼寺養病地歸器所並日下罷

韓离不攻中山府詹度禦之攻之不剋

二十二日己未除宇文虛中等指揮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宇文虛中除保和殿大學士充
河北河東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見宰執例施行不得
辭避日下受告又奉御筆應內外紫衣師號并特旨等
度牒並仍舊給降又奉聖旨王永從願自辦本家糧食
斛百萬貫石措置赴闕體國助軍宜加獎擢可先次與
轉行一官候措置般運足辦取旨不次褒擢三省樞密
院又奉聖旨姚古差充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兼都統
制王蕃除寶文閣學士充畿輔郡兵馬制置副使兼都
統制陝西副兵令王蕃限一月選官具名申尚書省

謀南幸

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幹离不為帥寇燕山
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所謂二太子者是
也其一以國相粘罕為帥寇河東李嗣本叛忻代失守
遂圍太原所謂國相者是也朝廷聞賊馬逼近始遣李
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
為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宰臣具舟楫
運寶貨為東下計上今所以踵前又有司已揮二十六
日視開封牧事而二十三日會內禪矣 又曰初粘罕
之犯境也茹越寨得虜之牒文及開拆乃檄書其言不
遜所不忍言貫得之歸而大臣議恐傷天意而不敢奏

時又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宣撫命

河東諸路及其道也無上命而遽還宰相樞府咸不能
詰方引之都堂共商議乃議下求言詔又不召翰林學
士乃用貫參謀宇文虛中草辭大凡皆不正李丞相邦彥謂不若以檄書進

用激聖意冀得求言之詔亟下爾二十三日早大臣於

宣和殿中以檄書進呈上果涕下無語但曰休：卿等

晚間來商量是晚大臣既再對於玉華閣而宇文虛中

與吳敏適亦請對——上謂大臣曰卿等同候引虛中及

敏對罷却來相見虛中對次敏見遂及禪議——上因留

敏於外少俟復召大臣忽氣塞不省墜御床下近臣急

呼左右扶舉僅得就保和殿之東閣群臣共議以再進

湯藥俄少甦因舉臂索紙筆上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

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無語又書諸公如何又無語
即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某可即皇帝位予
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謂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
負朕可呼來作詔禪位詔敏辭也時敏草詔進入上手
指其後曰自此可稱予遂召東宮來視疾至則大臣當
榻前諭旨以御袍衣之東宮因頓首辭且謂之受則不
孝矣舉體自撲終不敢當因亦得疾一太上又命召中
宮至同加敷諭曰官家老矣吾夫嬪欲以身托汝也猶
力辭上堅命立之是為孝慈淵聖皇帝初敏見建牧深
以為未快必一切付之而後可時太上意切於避狄故
敏適以是晚對因得進言促成大計謂必付托之重而
後可去故太上猶喜之遂內禪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六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帝即位大赦天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六

靖康中帙一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盡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戊辰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帝即位大赦天下

詔曰門下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之祚運宅中圖大
奠三萬里之幅負肆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續承之重
懼劇春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靖師
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望可大赦天下應
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叛不
赦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赦

三月七日錄
卷二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

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合磨勘者仍不隔磨勘諸軍將校合加恩者並加恩內外馬步軍諸將士等並特與優賞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者並與改轉服色文武陞朝官禁軍都虞候諸班諸軍都虞候諸班指揮使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妻並與封叙已有官封者更與封叙亡歿者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應貶降責授官並與牽叙在外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與叙用已叙用者更與叙用應流配人元係命官已經恩赦放還者量與叙用應各追官停廢人等并終身不齒及放歸田里

并註誤連累自來未敢求仕人並許於刑部投狀具元犯聞奏當議特與甄叙應散官編管人等並仰所屬具元犯聞奏當議等第施行應除名追官停廢人等曾經編管羈管已放逐便者並許於刑部投狀特與叙用應停降諸色人等未嘗叙用者依例施行應諸路人戶所欠今年夏秋稅租及汭納錢物并自來倚閣稅物並與除放其鄉村逃移人戶並仰招誘歸業應今日以前天下諸色欠負並令逐處依今年冬祀赦書例疾速保明聞奏今來邊事之際諸路州縣應有合行寬恤事件仰逐路帥臣監司守臣疾速一面施行訖奏應逃亡軍人並與限一百日許於所在首身並與放罪限滿不首復

罪如初應諸處有聚集盜賊所在州縣備生今來赦宥
招誘歸業如願在軍者許諸軍內安排給與衣糧應孝
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五嶽四瀆名山
大川歷代聖帝明皇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委所在精
潔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採如祠廟破損處令逐州以
係省錢修葺仍仰監司常切點檢毋致墮壞應赦書該
說不盡事件委逐處子細看詳分析聞奏於戲清蹕而
朝萬宇敢忘丕冒之仁繼明以照四方宜布惟新之政
更賴忠良協贊文武交修永孚于休同底于治咨爾有
衆體予至懷

吳敏除門下侍郎

朕恭承景命嗣守丕圖永惟基業之艱難實賴股肱之
左右延登時傑進與政機增重公朝用勸群辟朝散大
夫試給事中兼侍讀吳敏毓德和厚受才竒英識慮高
明卓爾著龜之見器質靖重凜然柱石之資再踐瓊闈
屢直辭苑論事有回天之力視草有華國之文預大議
於禁中功歸社稷裁明詔於筆下意愛士民有茲不世
之逢蓋亦為時而出宜亟躋於近列以允協於僉言處
東臺筦轄之司參四輔鈞衡之任噫陳堯舜之孝悌是
為風化之先合臯契之忠嘉更竚訏謨之告肩一心以
在王室熙庶績以亮天工往即欽承奚缺多訓可特授
中大夫守門下侍郎

種師道何灌除都副都統

保靜軍節度使致仕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六百戶種師道可特除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都統制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寧國軍承宣使管勾侍衛步軍司公事何灌可授武泰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置使兼副都統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五百戶

手詔河北河東州軍

勘會朝廷與大金國元自海上結約積有歲時使命交馳懽盟無間止緣守邊之吏不能恪守誓言容納叛亡致誤朝廷結怨隣國已致興師既往難追宜尋舊好除

已遣使和會外仰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嚴飭守備使司務在持重毋得輕舉

二十五日壬戌韓侂胄不陷慶源府

沈瑄南歸錄曰二十三日韓侂胄不至慶源府忽見南方塵起甚高金人皇恐遽退三四里國王遣人招瑄來曰你先去講和因論講和事國王略能漢語有時作蕃語左右有三四人是漢兒進士及第者時東京留守姓高是渤海人在側言與燕人無異問瑄云郭藥師言河北全無兵城壁皆不可守可以直趨汴京是否瑄言真定中山河間大名四帥府各有將兵不少又云前日過中山真定準備兵守熬好因何不出戰瑄云事出倉卒

不可輕動又云聞南朝有兵八百萬今在何處今何不
迎敵瑄云散在諸路要用旋勾喚汴京左右約有四五
十萬與不拆橋黃河兩岸須有大兵守之必不可過又云南朝拆
橋與不拆橋若拆橋是不要河北也我今日須要河北以河為界
瑄云燕山本中國地陷契丹二百年近歸中國以南朝
法制之人心尚不服今若以金國法度治河北人必不
安又云只付與南朝人歲納進奉瑄云與其與他人孰
若依舊以白溝為界增添歲幣其利無窮國王與留守
相笑曰此人狙後問燕人云狙者不好之辭也國王云
我兵勢如此南朝豈能敵趙皇莫走否瑄以其言非所
宜言告之曰太祖太宗取天下以兵革肯宗仁宗德澤

在人也深趙氏社稷未必衰亂之時若果為之必有英
雄起國王曰你國中自相殺于我甚事瑄曰昔唐元宗
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衆皆曰聞諸君甚賢
曰皇太子恭儉仁慈內外皆聞之但不好奢華不事嬉
戲遊皇帝之所不喜者留守曰此亦聞之

二十六日癸亥詔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令守
濟州又詔步軍都指揮使何灌以兵二萬守黃河

二十七日甲子幹離不陷信德府

幹離不至信德府見城壁不堅守臣楊信功但杜門不
出師金人遂鳴鼓而攻令呂曠浩等親自立觀不移時
城遂陷執楊信功等出幹離不登城門撫諭居民城破

之初先令金人并契丹行劫其金人所管地分殺戮甚衆而契丹漢兒等地分但微取財物而已郭藥師至信德府城外不戮一人或問何往則云我輩入京訴無心反復來歸朝人以為然或依舊與博易者殊不知藥師給我也

二十九日丙寅幹離不寨中言南使至言趙皇內禪居龍宮太子即位

幹離不發信德府軍中太史占帝星復明非前日之比懼之聞天子內禪軍中大驚猶豫未敢行恐南朝有備意欲還師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言汴京富庶及宮禁中事非燕山之比今太子即君兵行神速可乘此破

竹之勢急趨大河將士必破膽可不戰而還苟聞有備耀兵河北虎視南朝以示國威歸之未晚幹離不從之決意長驅

南歸錄曰是日金人聞內禪皆驚幹離不謂太師曰爾前日言南朝帝星復明今來驗矣乃出金帛以賞其術臣寮劄子乞置四總管

臣寮上言竊見臣寮集議乞於拱州穎昌府開德府鄭州各置都副總管欲乞六曹尚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處翰林學士兩省待制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薦文臣可充都總管四人內有議論不同許為一舉薦舉以充其數奉聖旨依奏二十五日臣寮上言契勘金賊遊

騎侵犯河北都城備禦決可無虞理當更強外援恐私自為計各相顧望亦無任其責者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權令將佐士卒官吏財用足以應辦今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倉卒之際合從以衛王室連衡以禦狂虜不煩朝廷警急措畫可以指恃以為救援此今日之急計也擇之既精待之既厚委之既專賞之既寵彼若不捐軀以報君父則不忠不孝之罪天下得以滅之豈敢復有頌望哉謹條具如右

一以三京并鄧州為帶都總北京帥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帥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兆秦鳳環

慶路南京帥總東道京東西路淮東西路浙西路鄧州帥總南道京西路浙西路仍各置副總管使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一四帥分總四道止為警急率所部勤王差發兵馬移運分糧令所部州軍各廳節制相為援其餘事並依舊法舊州帥府處幕府官屬依帥府差辟隨府置罷一合用兵並令所部州召募訓練以備差發仍於所差處不限文武官有才略忠勇官統制合用錢糧並令所部州縣不限高卑選通曉財用官以遠及近遞趨移運別項樁管專充差發兵馬之用奉聖旨依奏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朔上御明堂受百官朝賀下詔改元

敕内外文武臣寮等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貽載惟菲薄
之資獲撫盈成之運宵衣旰食靡遑發政施仁懷
日靖四方之志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
是新美號庶格神靈之助遂臻華夏之和茂謹王春豈
特遵魯史踰年之義適寧國步蓋將紹周人過曆之期
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改為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體
朕意

秀水閑居錄曰宣和末虜寇既犯郊畿淵聖既內禪時
予為都司詣堂白事宰相白時中謂予曰方議改元可
撰數名予曰凡年號須有主意今以何意為主白曰當
以和戎為主予曰漢與匈奴和親改元竟寧是也然和

戎止是一事昔唐德宗遭變議改元李泌以謂唐家最
盛莫如正觀開元宜各取一字以為法本朝最盛在仁
宗朝若於慶曆嘉祐各取一字以慶祐名年則和戎在
其中矣中書侍郎張邦昌曰此論固佳但慶字頗類宮
觀名額予曰自古以慶字名年者甚多中書舍人席益
在座曰祐字亦類元祐予因作色曰今外敵憑陵國勢
危弱如此當丕變政事純法祖宗柰何尚拘元祐之禁
右丞宇文粹中曰公但見示文字遂退後數日乃改靖
康先是上皇即位改元建中靖國諫官任伯雨疏論以
為內難曰靖不當紀元譏宰相之不學此近事諸公豈
不知耶然淵聖登極至都城失守實十二月立康乃今

上受命之符自康邸繼統故也

范致虛上賀登極表

表曰帝出乎震夙膺主器之祥王次於春遂迓履端之慶天人協應夷夏交懽竊以受命之君莫大於創業垂統繼體之主所貴於持盈守成念夫致王業之艱難是知履帝位而中正為人上若朽索之馭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恭惟皇帝陛下承八聖之丕基檢千齡之寶運聰明睿知得四海之懽心恭儉孝慈副萬邦之後望故太上欣傳於聖祚而千官喜戴於堯仁進當有大之符入贊無疆之烈乘軋之健金行適應於庚申繼禹之明火德遂迎於丙午契宋興之首歲當炎運之昌期諒天心

歷數之有歸豈人事謳歌之無證惟東宮之毓聖德十有一年宜南面而朝群臣萬有千歲臣叨陪邇列阻造天庭追懷昔玷於周行每瞻天表自幸未先於朝露獲覩龍飛尚觀新政之行普慰蒼生之願

太學生詣宣德門隨百官稱賀復詣龍德宮起居

幹尚不陷相州

詔中外臣僚民庶實封直言

詔曰朕聞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若古有訓朕甚慕焉內顧眇躬獲保大器未燭治道若臨深淵思聞盡言以輔不逮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裕國之方安民禦戎之策詢于有衆咸極敷陳惟骨鯁是求惟藥

石是用毋或隱諱溺于導諛咨爾忠良竚聞正論至於
逆耳而利行朕當捨己以從之雖有過言必無罪謹朕
言必信衆聽無疑自今中外臣寮以至民庶並許實封
直言得失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附遞
以聞播告遐邇咸知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從官舉文武官寮內堪充將帥者

是日降指揮令從官舉文武臣寮內堪充將帥有膽勇
者具名聞奏訖赴三省樞密院審察隨材任用若立奇
功不次獎擢所舉之官亦行推賞

二日戊辰幹离不陷濟州梁方平兵潰焚橋而遁何灌望
風潰散走還關先是朝廷聞賊至遣步軍指揮使何灌
將兵二萬扼河津內侍節度使梁方平將兵騎七千守
濟州斷絕橋梁據守要害賊至而河水合遂濟河方平
懼不敢戰單騎遁歸麾下兵皆潰散何灌度不能支亦
收散卒退守汜水關賊躡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潰
乃引其餘兵還至京師奏梁方平退走事朝廷以擾撓
之際未暇窮治賊過汜水則鼓行而前府縣來報中外
震動

靖康前錄曰梁方平到濟日與其徒縱飲探報不明禦
敵無備洎及賊至乃始奔駭至橋南縱火而遁橋雖已
斷飄于北岸猶二十八虹賊少加葺遂濟河何灌見方
平奔走亦望風而遁是日飛騎報金人至以郭藥師為

先鋒破濬州梁方平敗績已燒三山浮橋中外鼎沸金人初疑藥師自得濬州大用其說以黃河為界要取金帛以至言京師富庶及宮禁中事皆藥師之謀也沈瑄見郭藥師藥師留食藥師自言今日藥師以二千騎先據橋南軍走過而為藥師所要遂不籍人兵焚橋而去擁入河者數千人常勝止傷三人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靖康中帙二

起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巳巳盡五日辛未

三日巳巳下詔親征

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怠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將士銳於敵愾夢卜兆於襲祥庶寧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疾速檢舉施行

韓离不軍渡河

是日斥堠報金人已渡大河刑部尚書蔣猷率侍從官

請避狄衛士東裝已備李綱力諫止之

南歸錄曰沈瑄見國王國王曰南岸已無一人你來日須去到汴京金人尋得小舡子十餘隻可載五七人浮水過者所損甚多步兵尚未至於上下流得大船遂渡驍騎至六日方渡畢其步兵始至而老弱者留濬州軍官謂瑄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吾輩豈能渡哉

太上皇下亳州燒香之詔

朕恭奉道君皇帝比以憂勤感疾禱于太清誕日康復方燕處琳館靡有萬機之繁可以躬伸報謝今來就正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宮燒香朕祇奉睿訓敢不欽承其令有司前期戒具供頓儲億母或不虔

太上皇東幸亳州先是太上皇下燒香之詔太史擇初四日辰時啓行是日夜漏二鼓出通津門御舟東下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接續皆行童貫蔡攸朱勔護衛扈從車駕侍從百官往往逃遁

四日庚午越王上表諫親征

臣奏聖慈都城内是自家社稷之地兼倉場在内萬不可舍去况有城壁堅固若聖心守之天地宗廟必降祐護若人主一出都城人亂宗廟亦不可保况西北兩蕃皆有人使在驛若人主出外内外相應如何保宗廟社稷及止出外糧草之類於何處猝然取索豈無賊徒之

王朝正史卷二十一
變若堅守都城萬一有不虞之事亦不失社稷萬百姓
皆恐主上出外更乞親御宣德門撫諭萬姓三軍尚未
知主上聖明憂民愛軍之意其新城諸門乞差得力能
臣守護臣意逼切不避萬死

募敢勇死先鋒効命小勝

是日散小勝召募諸色人京城小民多有應募者又有
諸路州軍幹事公人軍兵無所歸亦多應募於是戚里
勢貴之家亦散榜自備錢米募敢戰助國

蔡脩除知永興軍又改除任諒

北征紀實曰時方內禪大臣瞶眊益猶豫戰避之議皆
未決又都城新法城壁守具乃舊法樓櫓新法城面小

而舊法樓櫓大大既不可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
用雖有木植計工匠五千人一月方得畢時幹商不已
報將至真定矣城中既無將又無兵獨有健勇二萬復
發從梁方平扼三山大河迤邐前去往往上馬以兩手
捉鞍不能施巧大凡倉卒如此不暇悉數如太平之久
人不知戰又不善守至於帑藏禮樂子女玉帛富貴繁
盛異常黠虜嘗見之皆深所覬覦况以萬乘至尊豈宜
與小虜所遣兩偏將角勝負存亡守孤城於無救之地
且本朝建國用意與前代置藩鎮規模自異則外無重
兵不可賴之季凡脩欲上言昔澶淵之役虜人料天子
必幸蜀因伏兵於殺澗道上適為我兵搜出此虜人已

陳之曷狗也然彼方謂我獨西兵可用誠是也都邑必不可守籍守亦必破况天子不乘危且上兵伐謀今太上既將南幸為新天子計不若行狩陝右反據形勢以臨之鳩集蕃漢大臣數道並進乘我銳氣下兵以圖收復此萬全矣金人若犯都邑既掩空城謀折氣沮無可得做而我在陝西鳩兵稍成就計已四五月則天時地利彼俱不得必引而去重載而歸可一戰破也都城為患不過一火而已此疥癬爾雖恐殺澗道險懼有伏兵則可從南陽湊武關入長安亦漢唐大路不過回遠比殺澗差數日間會兵而後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二十七日不得對至元日季兄始得對於延和殿當季兄

待對殿閣時三人同班一給事中王雲一中書舍人張

恣也雲方訟言大臣皆失措季士美謂邦已失魂矣某

問着都不能答至今謀不定柰何今尚書來何所建白

耶季兄即以前說及之雲曰雲今所以求對者正為此

告尚書大家着力今見上大然之曰卿可帥長安為朕

先去鳩兵歛賦俟朕之來也俄雲亦上後不得雲所奏

與先在去鳩兵歛賦俟朕之來也俄雲亦上後不得雲所奏

對罷而上以季兄劄子手付大臣曰儵可日下換資政

殿大學士令知永興先去俟朕至是日晚又議遣差排

頓遞官大臣因共薦舍人席益召至福寧殿天子面喻

所以仍曰卿可先去大郡則喻以車駕親出可備五萬

人曷糧賞賜小縣則言大臣領兵撫師爾皆預為之備
 卿可置司於鄧州聞朕出即復來迎又使益自辟官從
 南陽通金商路而益以待制安撫兩路便宜行事益又
 奏無兼侍乞携母氏先行天子亦可之謀已定矣又李
綱傳信錄其中亦具載淵聖皇帝當時事自有上色變
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
城決不可留此亦足初三日昧爽飛騎報至太上皇始
 有亳州太清宮燒香之詔乃後季兄使守鎮江時邦彥
 主除任諒時病又在遠大率倉卒類如此 又曰初主
 上本自西幸陝右圖恢復以伐虜謀非避狄也但當時
 大臣主出者略其計畫若膠柱而調瑟乃直欲天子委
 棄宗族萬姓一旦輕戰而突去故大掣其肘比乘輿所

以不得行其主守者不識大體乃以至尊九葉聖主使
 與凶胡卒長角勝負存亡而賭一擲所論唐鑑但引明
 皇爛熳晚歲欲啟百官子弟與市里兒以當祿山十萬
 曳落河實書生之談曾反弗思梁武帝之末候景破臺
 城之事可為寒心蓋計已踈矣是可痛也又內禪後太
 上亦嘗語上及大臣曰他人不知我知此虜不可當也
 予既往東南教他皇帝去陝右下兵圖收復及金人犯
 關其謀於太上皇者本生不遜之志又料必西走蜀且
 不意內禪故幹离不行過真定聞知上下失色而我不
 走反又固守况太原適堅壁粘罕一軍因不得下此皆
 虜罔測者幹离不獨孤軍乘虛而攔入宜乎姑聽我而

去及其後金人卒如初謀兩軍合趨東都而我但蹈前
轍莫有任國家安危之重責者故不克守是以禍難大
矣。任諒墓誌曰諒移師涇原初朝廷將有事于燕山
公慨然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朔書貽時相其略曰師
直為壯曲為老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日之兵其名安
出哉然既聚四方之兵矣獨宜大軍壓境按甲不動下
存亡繼絕之詔耶律一宗何不支分而派別之使之散
為君長視其強者而立之分為五六在我有存亡繼絕
之美名在彼有瓜分輻裂之弱勢若捨此不為棄可存
之北虜隣崛起之金國難易百倍恐河朔易動難安之
民情陝右前出後空之邊患不可不慮也其他曲折尚
千餘言不報宣和七年六月對首郭藥師必反願早圖
之無貽邊患上皇諭以藥師忠義必不負國公曰彼若
忠義何不經營北鄙分散常勝軍使其耕織以贍燕山
今乃集而不散使朝廷科夫錢遍天下此包藏禍心正
欲竭中國而後動耳是年冬金人寇都城詔公守京兆
時已病矣

除吳敏等指揮

吳敏除知樞密院事不許辭避日下供職唐恪除吏部
尚書令學士院降詔乘遞馬發來赴闕翁彥國知杭州
王寓給事中別與差遣耿南仲免簽書李稅除同知樞
密院事日下供職劉阜茂除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

觀李綱除兵部任諒差知京兆府盛章候任諒到訖發
來赴闕御史中丞陸德先除職與郡徽猷閣待制何臬
除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謝克家除起居舍人唐重除左
右諫議大夫王雲除給事中鄭滋除中書舍人司業孫
覲除侍御史盧益知東平府宋曠除徽猷閣待制添差
發運使王時雍除戶部侍郎蔡脩除資政殿大學士知
鎮江府免謝星夜之任王易簡除資政兼侍讀
太學政秦檜論邊機三事

一金國興師乘銳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
大河之隔退慮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情見力屈然猶
桀驁不遜重有要請望斷以大義與其所當與不宜示
怯以自蹙削如燕山一路是金國取契丹與之無害至
於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餘種不為邊害方許以祖宗
契丹之數竊聞仁宗與契丹結盟增添歲幣亦是與之
論夏國事乞檢會參酌施行一金國遠夷俗尚狙詐今
日遣使求和又復渡兵隨至恐是設計以緩王師守禦
之備望一面遣兵備守黃河仍急擊渡河寇兵使不得
聯續以進一金國遣使所求甚大此亦人情之常蓋既
興師深入不肯示怯空歸如聞朝廷前日與之議四鎮
事百僚不得預聞審如所議坐失富強之地狄人貪心
無厭得地而勢益強復不能保其不再犯邊今若與之
議燕山及歲幣當須集百官入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

書示信坦然無疑蓋與所當與經久不渝一旦為苟且
之計或多或少皆是失當終亦不能守

貶王黼崇信軍節度副使

是日尚書張勸并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六人弃官而逃
五日辛未尚書右丞兼知樞密院事李綱為親征行營使
主管侍衛步軍司曹瑒為親征行營副使

李綱傳信錄曰先是上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即位有旨
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鄉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
至今猶能誦憶余叙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
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太上觀天意合人心為宗社
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粲然明白下視有唐為不足道

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
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所
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
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
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
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
歲幣當告以前約燕山雲中歸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
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尚和好不
較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
至於土地即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
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宜堅勿為浮議所搖可無

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是時聞宰執奏對欲奉鑾輿出守襄鄧間余竊思以爲不可因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太上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窄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頌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

也上頌問如何懋對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壁且高樓櫓誠未備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唯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頌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若莫整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傭懦若使治兵願以死効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鎮士卒上頌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宇

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尚書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叙以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稅副之余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廟社稷且將爲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傑從旁奏曰中宮

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無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公顧余問卿留朕治兵禦戎專以委卿不管少有疎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稅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而宰執宿于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翌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側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襪被皆將升車矣余惶遽無策因厲聲謂

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以扈從巡幸乎禁衛
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王宗
澧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
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
有中道散歸陛下孰以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
出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
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
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
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
上臨欄干之久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語叙
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
太尉曹曦副之

封氏編年曰朝廷聞金人據濟州何灌梁方平俱歸勤
王之師未有至者大臣建議不一或曰河北人心已動
脫或渡河計其必戰鋒不可當我師若出望敵必潰此
兵家所忌望陛下南渡大江或西奔關中集天下兵選
將出師分兵四擊俾匹馬不可歸也或曰京城乃天下
之本本旣搖動何以枝梧天下乎今京城雄師尚數十
萬可以堅壁戒嚴收民清野使敵人攻不得前退無所
掠師老氣沮俟勤王之師內外犄角使犬羊之群羅拜

請命李綱曰二者之論皆非所長昔者契丹擁百萬之師直抵澶淵當時若從避幸之請堅壁之言豈得天下太平百有餘年賴祖宗威靈社稷之福唯寇萊公堅欲御駕親征鑾輿既渡遂殄撻覽戎人喪氣遣使請和河北遂復今日之事與之同矣豈可緩也雖然紛拏終歸李綱之議靖康前錄曰是日李綱與宰執辯事於榻前時中等謂綱所言皆書生紙上語綱云時中等不信用諸生之言至於此今日廷辯尚敢爾耶邦昌從旁力贊時中謂前此執政非不宣力綱云邦昌等素無才術雖盡力何補上欲依景德故事置親征行營司邦昌等以綱不從其議皆謂綱可以任此事乃除綱右丞領行

營司又曰時白時中張邦昌皆欲邀翠華以幸襄陽上問宗社何如時中輒對曰始募英雄以圖克復

自藝祖都汴垂二百年金湯之固器甲之利在所不言禁掖雲屯自昔號爲驍勇比年以來外則童貫失陷內則高俅不招刺軍政不修然比之勤王之師強弱自不相侔是日木主已南薰門以青城排第一頓從官臺諫知此意者皆吏束裝以待李綱力爭燕越二親王率宗室不騫等懇請留駕夜分猶有索輦者殿前曹暉具陳軍情謂親征咸願死戰巡幸即恐變生蕭牆自是方絕出幸之意

親征行營使司榜召募武勇人

三朝北盟編卷第二十七
勝曰親征行營副使司勝奉聖旨召募武舉及第有材
武方略或有戰功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不以
犯罪已叙未叙及武舉有方略智術及曾充弓馬所子
弟及諸色有武勇敢戰之人並許赴親征行營副使司
具狀自陳

三朝北盟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八

靖康中帙三

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壬申盡七日癸酉

六日壬申行營輜重次尉氏李綱獻議城守罷親征以綱
為御營京城四壁守禦使

詔今來團結軍兵捍禦賊馬如立到功效並當不用常
例特加恩賞多出文榜曉示軍兵

詔方今軍興應內外官司局所除留後苑作御前製造
御前生活所應副道君太上皇帝外其餘一切依熙豐
法令罷者並罷錢物並歸左藏庫送納三省樞密院條
具以聞凡罷五十餘所

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自關中帥師勤王入城

吳革初被詔彌旬未得對數與宰相唐恪計事恪不知兵不甚合革謂所親曰幹禽不粘罕易與耳朝廷如用革策其來也可使隻輪不返有識者壯其言革屢陳奇謀當路者或否不得專制爾

太宰白時中罷相宮祠李邦彥太宰張邦昌少宰白時中制門下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我初元顧謀國之末藏肆推恩而許罷特頒顯號用亶具察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慶國公白時中性稟中和心存愷悌蚤通經術藹貢薛韋康之聲晚被眷知居蕭曹丙魏之地方胡騎

猖狂之日乃廟謨經略之時排難戎亭懦弱訖成於無斷投閑真館保全寔賴於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載閱春宮之舊寮特示賸存聿崇體貌錫隆名於秘殿畀佚仕於殊庭拓衍原田倍敦圭賦於戲參朱邱之佐嘗克盡於忠規追赤松之遊尚永緩於壽嘏祗膺異數益體至恩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依前特進慶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李邦彥制門下軌三光而遂萬物永資當軸之勲遊五品而填四夷猶賴秉鈞之大壘頒庭號登冠台符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李邦彥俊德明謨閱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虛

靜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蚤擢倫魁旋持
從索嘉猷婉畫久翔政路之榮偉譽英聲寢亞宰司之
重粵從定策彌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奠朝廷之勢風塵
有警遽深遠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遺
美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符秦李靖之料敵臨機何憂
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宅揆之官進貳納
言之任文階峻陟并賦倍敦以彰體貌之嚴以示倚毗
之厚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杜如晦長於斷謀坐翊
隆平之運姚元崇善於應變永扶泰定之期勉紹徽聲
佇觀丕績可特授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
宮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

張邦昌制門下股肱之起元首庸聞舜帝之歌舟楫之
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聿求雋望戎贊鴻圖在咨考以
惟精顧登庸之敢後誕揚孚號明告治庭正奉大夫守
中書侍郎兼充神霄宮副使張邦昌識敏而器閎才高
而學博潔於行已保禮義廉耻之四維靖以立朝茂正
直剛柔之三德粵登_闕膺仕以亟進惟嘉猷成績之具
存念天步之方艱憂民心之未定允資厭難猶賴協恭
是用擢陞亞揆之崇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於鳳沼俾
亮采於龍墀併衍爰田申加員食庸昭異數益示殊私
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爲爾盛年得君之寵於戲救寧中
外矯情當慕於謝安鎮撫邇守正宜師於裴度欽承

予訓益茂乃誠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宮使加
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

遺史曰是日渡河報皆至宰相執政之官方次叙遞遷
欲以應非常之變識者以爲難

幼老春秋曰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爲銀匠唯喜與
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師者至懷州必投其父其父罷
工爲買賣幹置仍量資給以津送其行時人謂之結秀
才緣父名浦以邦彥貴贈龍圖閣直學士謚宣簡公邦
彥性俊爽同學者服其敏而工然習下喜閭閻鄙猥事
自號爲李浪子大觀二年釋褐第一人及第善事內侍
故內侍多薦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阿諛梁師成

至是師成薦其才美風姿宣和三年遷尚書左丞以親
喪丁憂遂起復方王黼爲相與邦彥不協邦彥陰結蔡
攸及諸內侍俾譴黼罷之七年拜少宰惟以諂佞取容
略無建明喜謔善譎猶能市井鄙俚之語每以鄙俚之
語綴成小詞無賴子得之誼傳里巷邦彥嘗自言賞盡
天下花踢盡天下毬做盡天下官而都人亦呼邦彥爲
浪子宰相至是除太宰

王宗澣主管殿前司公事

王宗澣者上母王皇后之親屬也上欲寵異母黨乃除
宗澣主管殿前司公事宗澣素驕貴不能任事自高俅
領殿前紀律弛壞旣敵國侵入遽命宗澣識者爲之寒

心焉

七日癸酉治都城四壁守具

傳信錄曰先是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足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預焉修敵樓挂氊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楛木備火油凡防

禦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司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賴之以濟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馬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

幹鬻不犯京師

是日京城戒嚴城門晝閉令百姓上城守禦京師居民男子婦人老幼相携出東水門沿河而走者數萬遇金人殺掠者幾半金人城外放火烧屋宇光焰燭天連夜

不止城中之人皆懷恐懼

幼老春秋曰京師承平之久富庶金人深入縱兵虜掠故其下樂然而來既犯京師數百里內居人皆避之強民乘勢十百為群路途邀截劫掠或詐裝金人者有矣諸門皆閉守禦之具猶未畢集金人以大舡乘汴流縱放而下急攻西水門西水門之上流先已設械於汴水之中為械所拒大舡不得下城上天石俱發力禦終夜迨曉金人方退復攻酸棗門一帶渡河以雲梯倚城尚書右丞李綱令諸班直以弓弩禦之殺死甚衆自卯及午金人稍退始議與我遣使矣初得燕山也燕人有求京師居者軍民伎藝百色有之雜居坊巷中與漢人無

異金人犯京師京城軍民呼燕人為細作皆執捉送開封府無慮數百人開封府不得已皆收之後亦放還自五日至七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至城下

趙野除門下侍郎王孝迪除中書侍郎蔡懋除左丞唐恪除同知樞密院事吳玠莫儔權直學士院

李鄴奉使回先是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逼近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至是回盛言虜兵強盛曰彼金人之兵入水如蛟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敵也朝廷速宜與和然彼未肯從和再遣鄴與李棨等行靖康前錄曰鄴先賫金奉使賊入吾境且貪且懼日行不過一舍又知聖上繼明伐其始謀已有求和之意偶逢鄴于趙之

境上鄴漏機知戒弛備遂晝夜一百五十里又曰
李鄴歸自賊壘盛談賊強我弱以濟和議謂賊入如虎
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
時人號為六如給事
幹肅不下寨于羊駝岡
賊馬初抵城下寨于羊駝岡羊駝岡者京城西南隅地
也岡勢隱鱗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
鼠馬監之所芻豆山積郭藥師來朝命打球於其間故知
可以為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
幹肅不攻城李綱禦退之
傳信錄曰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小舡數十隻順汴流

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于城下
待船至即以長鈎搭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頓叉
木及運蔡師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
自初夜防守至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
報賊攻封丘酸棗門一帶甚急上命予往督將士捍禦
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
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以所乞自禁中至新
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
也抵城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
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自門上擲人頭下至六
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驗認皆漢人首級也蓋擾

三朝北盟錄 卷二十一
據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如
獲姦細捕人登城督同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
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奮勇近者手
砲擣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弩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
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棧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
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
雲梯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身有金環是日賊攻陳
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猶急虜箭集于城上如蝟
毛士卒有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
諭給內庫錢酒銀梳彩絹等以激將士人皆懽呼自卯
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中有備不可以攻乃退

尚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借尚書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
軍前計議使高世則充副使使于幹离不軍前
鄭望之靖康城下奉使錄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望之
任尚書駕部員外郎往太僕寺選馬兵部尚書路允迪
來傳語約同到都堂問子細既到都堂見官吏紛擾望
之徑入太宰李邦彥閣子宰執具在亦有從官三五員
少宰張邦昌正行步間執望之手曰鄭郎中在此可往
時有一內官在側邦昌即令任珪奏云已差駕部員外
郎鄭陳望之去望之白云不知何事邦昌云適得何灌
奏言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使人出來勞軍却恐有
商量望且往軍前看他家如何俄有內官一員同珪來

傳宣令押奉使出門借尚書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
 前計議使副使差高則後聞得朝廷差葉三省未到是
 時倉皇更不暇往國信所關鞍馬袍帶邦昌顧小使取
 公服允迪假金帶鞍轡狨坐上馬到安遠門登城見何
 灌人馬在城脚下擺布遣語音高大者過濠望金人軍
 前聲言朝廷遣工部鄭侍郎往軍前奉使可遣人來打
 話見一紫袍人稱太師一白袍人稱防禦紫袍人係燕
 人吳孝民白袍人係金人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
 路上截得今上皇帝即位赦書以手加額既是上皇禪
 位無可得爭却與他講和休如今來南只似買賣也似
 望之問買賣之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為界更要

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則非是買賣如有人買絹一疋
 索價三貫文買者酬二貫五六百文又添一二百遂成
 交易如此謂之買賣今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彼無一
 物與我豈可謂之買賣止是強取孝民更不說話便要
 入城至都亭驛時約四更多時纔到驛上賜到筆適
 如鄭望之已回不知有何語一一先奏來

靖康前錄曰時議遣使以平昔不能求才倉卒間無可
 任者乃以候栖筠為正使召至都堂逡巡間已不知所
 在方再詢訪間偶鄭望之來遂執之借戶部侍郎充奉
 使宰執袍帶衣之承命而行又求一右選為副使樞衡
 在列無有識者門下侍郎趙野云近有郝抃來參不知

其中如何但見其人物趙得即命拈為副自承信郎借
刺史以行帶水之命命而又不求一本豈為偏刺耶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八
靖康元年正月八日
起靖康元年正月八日
日甲戌盡十日丙子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九

靖康中帙四

八日甲戌鄭望之與金人吳孝民來

上御崇政殿引見差知樞密院事李揆借工部侍郎鄭
望之為計議使副再使于幹齋不軍前

鄭望之奉使錄曰八日同二使人到崇政殿門外幕次
上御延和殿望之世則先引見具奏孝民所說及折他

之語孝民似不悅今引見孝民等若有所說乞未可遽
答一上行過崇政殿方引班孝民等陞殿跪奏皇子郎

君截得赦書之意今來議和皇子郎君要一大臣過去

上即云李杲與鄭望之過去班退引孝民却到廊下幕
次孝民便要催促出門望之云雖是李樞密同過去緣
未曾得使旨且到都亭驛同太師等早食罷與李樞密
再對了方可出門尋同杲再對上云若及割地即爲許
歲幣增三五百萬不妨望之奏云三五百萬不爲不多
然國家常賦外只茶鹽錢歲收二千五百萬若無他費
辦集有餘次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
杲押賜金一萬兩及酒果與窩商不孝民屢煎逼出城
緣伺候賜金酒果所以遲留上馬時日落多時出萬勝
門約一二里間日已昏比至孳生監一更多時見窩商
不但訝國家違盟如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殺金賊

之詔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乃云夜晚侯來日相見

杲云有皇帝賜到金一萬兩及酒果乃云令吳孝民交

割來

上件窩商不語但是
譯出後問得是王油

是夜宿孳生監纔到幕次蕭

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過位來首說及張覺等事

緣此金國舉兵既入界聞上皇禪位聖上登極皇子即

君意便回只訝南朝不遣使來求和望之云朝廷已遣

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曾得消息

鄴係上皇未
禪位前遣去

三寶奴云李給事却是上皇遣來皇子即

君道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望之云主上即位十餘日

上皇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望之

又云女真本一小國初以人馬強盛之勢盡滅契丹終

能以禮義與中國通好豈不為美三寶奴等咸言甚好
望之又云若一向恃強務欲并吞但恐天理不能如此
三寶奴云皇子郎君意亦如此但自入界不見遣使來
制脚不定到此間今來和議無慮不了但南朝多失脩
須要一親王往大金為質古亦有此事望之云故人有
之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太師豈不知周鄭交質
卒至交惡果為大計質亦何恤若將他親王過去萬一
感風路之疾不起以人情言之在貴朝亦不得不悔不
成更要一親王去也此事無益於貴朝恐不須商量三
寶奴微笑又云北朝以人馬到處為界今已到汴然皇
子郎君只要以河為界望之云朝廷自來祇倚道與金

國講好以燕山為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為戰守備不意
燕山失守主上嗣位未旬日間正是做手脚不迭亦非
事力單弱若皇子郎君能以中國為重結為鄰好足以
光輝史冊必欲以河為界此乃恃強有所邀求耳且南
朝得北地守不得如朝廷守燕山是也歸朝官往往先
叛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難守蓋人情向背不同豈肯一
向寧帖不若多增歲幣此事却可商量三寶奴云南朝
得北朝地固不能守北朝得南朝地豈守不得古人有
守得者望之云耶律德光到汴京不及一月如何謂之
守得三寶奴云有守得底望之云北邊種落得中原地
無如拓跋魏然自拓跋南侵改為元魏已百有餘年當

時所立君長猶中國之人也用中國之禮樂中國之法
度中國之衣服故中國之人亦安之今大金豈可以拓
跋魏爲比又微笑又云舊日三關也屬北朝來望之云
國家財賦各有轉運使總領獨河北糴便司蓋河北緣
遼州郡多是塘溲地無出故朝廷支降錢本糴便司和
糴斛斗以給諸邊太師若論三關地政是塘溲所在不
若問朝廷多增歲幣又無水旱之虞豈不永遠太師更
熟慮卽是長遠三寶奴云樞密侍郎蕙各自盡忠盡節
為國家說得甚是但許多人馬許遠近來不成則恁空
去也大金人馬不似南朝健兒逐月有請受望之云若
是講和却好存舊好所是金軍朝廷須是犒勞不知有

多少軍三寶奴云河東國相二十萬

國相謂粘罕

皇子郎君

一頭項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去止河東軍此事朝

廷不要遲疑早早便宜這裏許多軍住久是壞了您家

人民田種望之云昨日面得處分若說犒軍可許銀三

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也三寶奴云金人去家有六

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是逐人得兩錠銀一錠金方得

望之云太師開許大口又似以河為界難商量張愿恭

云說道東京人家富庶家家便設一錠金今來須是官

中民間盡底將來贖取性命望之云此非是講和之語

意在強取物耳請太師問歸朝官按月請受尚有拖延

支不足時那裏得許多金銀若謂民間富庶緣京師四

方客旅買賣多遂號富庶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開着錢買金在家頓放三寶奴等意甚不悅乃云來日皇子郎君相見時樞密侍郎莫要如此底死爭恐壞他兩朝和好事也 傳信錄曰是日孝民陞殿跪奏所以舉兵犯中國之由指陳太上之失路上得赦書之意今來議和乞遣大臣一人過去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李綱前曰臣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李棄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李綱請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患禍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

舉臣懼李棄柔懦而誤國事也因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帛之說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歛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上以為然

幹肅不移寨過萬勝門移牒朝廷

牒云昔我大聖皇帝以契丹之主納叛人阿鶻產大王不行交還又多無道應天順民起兵吊伐是後不忍覆滅欲與通好終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授降尚猶釋罪

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晉王耶律純遼陽渤海高永
昌奚蕭良等各賜本部土地仍以世爵例俱執迷竟取
滅亡夏國王李乾順達打毛合尖並助亡遼犯我行陣
未鼓而破爲能改過各復舊居分裂契丹邊土以濟其
地趙宋前帝航海遣使請復幽燕舊疆當此之時分日
約誓同列收取爾來竟無接應形迹一旦天兵倏至不
血一刃舉土向風蓋自契丹二百餘年遠近無敢回顧
爰念彼初結好姑務懽和即時割與恩義非輕著定誓
書多納逃人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曾未踰月棄德背恩
手詔逆賊張覺害我四執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
公然任使歲交金帛並不如期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

奏違傳語二字指越舊例深淺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
侈下上相蒙闕豎擅權竒巧剋聚民間財玩至有室家
懸磬人曷聊生往往弊源萬莫言一我今皇帝審是數
端亡盟失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舉天師數路並進
理當問罪面奉聖旨如趙王能悔過再乞懽盟仰就便
酌中施行當司領大軍取幽燕一路自入貴境必爲遣
使來齎御筆改責前非縱橫待命不至深入豈期直至
邯鄲纔有人使李鄴等却只將到三省樞密院所奉聖
旨文牒有言歸罪朝廷全無當理洎求的意方言前主
自省愆猶不敢枝負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責全是不
同難爲准言緣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留兼恐途次

別有錯失迺摘從軍先令李重吳孝民持白劄子專去
聞奏路次及城門首遮堵早不放入今及城下猶未遣
還今上少年因亂登極詳度軍國社稷子孫禍福未能
裁酌新任大臣例不賢明若能英斷且前朝作孽既爲
人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辭改去手筆誓
書乞申舊好於義爲然今執政臣屬不念前日清平姦
賊同惡相濟棄之於市快天下心止以放還爲大罰又
使宸顏憂辱不暇亦宜同力輔奏親詣軍前重求通好
爲臣之罪復何可言當計在久遠依應當司所請事目
不但拔出生靈塗炭抑宗廟血食園陵安寢豈非幸甚
苟或不然反令海內百姓肝腦塗地鬼神之主後嗣零

落蓋臣主俱新虛負英氣不盡遠略謀取艱難乃朝前
作鬪亂之始今日成滅亡之禍其爲大過更踰前日歷
觀自古不道君臣於此爲甚兼貴朝兵將與亡遼士馬
優劣可見亡遼於本朝士馬勝負明知即日簽棟到舊
遼契丹奚漢渤海軍衆不少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且
當司一路除所經州軍并餘軍路兵亦約定於汴京會
集安置外見節次前來未斷頭尾雖不欲一一分白貴
朝亦必詳悉又自來邊方守備兵衆不能捍禦侵及國
門能免斯難未嘗或有貴朝太平積有歲年止以奢侈
適以人民懦弱不習騎射創初設教以不知兵之衆而
拒我熟練征伐強勇之士望求可濟往昔無聞更恐淺

近官司聞言當司應以堅城不下請求和好勿宜輕信
緣是與大宋皇帝結好修盟痛可哀憫宗社傾覆子孫
謝絕今大權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其惟有宋不可
無主然摧滅大權已入握內又爲元奉旨諭丁寧屢遣
人使遂與安和惟求轉禍爲福勿有疑惑請准前文字
別遣大臣將臣御筆早圖萬世之利若大禍已成須至
自取滅亡今後斷絕往來緣大軍遠至難以停滯却請
執定疾速見示

九日乙亥李梳等見幹离不議事齋和議犒師割地等事
目回來是日李梳同鄭望之至軍中幹离字嚴兵以待
之見二太子二太子籍地南嚮坐梳望之北面再拜膝

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泚譯云京城破
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
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
兩絹綵各一千萬疋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
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漠者悉以歸之割太原中山
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
紙付梳等達朝廷梳唯唯不能措一辭而還金人笑之
曰此乃一婦人女子耳自是有輕朝廷之意

鄭望之奉使錄曰是日早有韓宣徽過位相揖云皇子
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旣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
云且要耀兵早食後窩离不請相見云我遣軍去打城

適已勾回望之云既是講和打城是甚意度窩禽不願
左右笑是日晚回城中問任珪早間又云講和事此自

遣使人去朝廷理會兼自有書望之求見其書又云不

須蓋自夜來三寶奴等已說子細三寶奴耶律忠王汭

於窩禽不處受書又出一幅不封乃是所須金銀牛馬

表段等蕃語以帛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疋

表段百萬疋望之即語三寶奴云必欲如此數目是無

意講和國家幅負雖廣然出產金銀不過五七處歲貢

有定額間有不登其數既有歲貢即有歲用如何有許

多積蓄且如馬國家下川陝兩路以茶絲博買西南夷

及西番馬歲不過一二千疋其間又有倒死病寄昨來

郭藥師守燕山要馬朝廷下川陝馬司應副試問藥師

其馬堪與不堪元報數足與不足即見得城內有馬不

多耕牛盡在城外民間城中所有多是宗室國戚人家

養三兩頭牽駕座車子藥師在旁云侍郎不須如此說

且送得七八分來望之云少保雖是力強而降上皇恩

德亦何可得忘皇子郎君以主上聖德務要講和實宗

廟社稷之福何何應副得足今若許了七八分若不足

又是失信豈不害事藥師向西退身窩禽不又願三寶

奴等番語少頃催使人回及出玉末帶玉篋刀子及馬

一疋付三寶奴獻上連催使人上馬郎與三寶奴耶律

忠王汭等前來

三朝北盟錄 卷之九
秀水閑居錄曰宣和間經營燕地虜將郭藥師首來歸
附既得燕山授以節鉞專附兵柄繼加檢校師傅官賜
第都城寵數無虛日藥師喜飲酒尚醞絕品曰小槽貢
珠紅者日賜一樽置驛傳送嘗至京師召赴禁中凡寢
殿奧密珍奇之物悉令縱觀眷待優異如此金人南侵
藥師率大將張令徽劉舜仁俱叛與之合從犯關既議
和解虜酋須索犒軍金幣數千萬雖極竭不能充足虜
使云藥師嘗至宣和殿見庫中金有一塊數千兩者何
謂不足

朝廷答移牒書

書曰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歲月已深遂
割燕雲恩義至厚質諸天神共著誓書使聘交馳權盟
無間止緣姦臣誤國容納叛亡歲幣愆期物貨麓惡遂
令誓盟殆成空文鄰國興師職由於此重念大聖皇帝
從初講好欲卜萬年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太上皇深自
剋責乃付神器纘服之始不遑康寧夙夜以思宜申舊
好果承使帛遠達信誠結約之詞悉以面諭自今日始
傳之無窮共茂生靈永同金石緬惟英鑒必諒茲懷事
目具如別幅想加照悉

事目

云投拜職官人口盡行發遣大金國人馬抽回議定更
不以黃河爲界只將土地稅賦所出改添歲幣七百萬

貫今來河北河東人馬抽回賞軍銀五百萬兩絹五百萬疋金五十萬兩
十日丙子李稅等與金人所遣計議使高永張愿恭蕭三寶奴復命當日引見三寶奴上殿進呈書

幹离不復書

書云承計議使李稅等齎御寶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傳之無窮永同金石仰認至誠實爲大利雖有報復之心載惟元從大聖皇帝結好暨我今皇帝旨諭丁寧德義天寬拯救生靈塗炭宜舒舊憤以示新恩當開誠心與修和睦若可依從請皇弟鄆王并太少宰科一員不踰是日來赴軍前權且爲質更或不欲施行無煩理

會伏候端的

又事目云自新結好已後凡國書往復並依伯姪禮體施行今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有地分畫立疆至將來撥屬本朝於內城池別有變亂貴朝應管擒制交送來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減五百萬除自來已合交送銀絹兩色外擬只歲輸二百萬貫物貨已上並入御筆誓書鄆王權管候過黃河便議歸還太少宰科一員祇候交撥定疆界亦便放還合還賞軍物帛書五監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雜色表段一百萬段絹一百萬疋馬牛驃各一萬頭疋駝一千頭鄭望之奉使錄曰十日引見三寶奴就殿上進呈書上

顧敏如何敏對云事無可柰何待更商量出到殿門宰
執閣子內三寶奴等入方見所進書乃知所邀三鎮及
要親王一負候軍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負同往交割
地界 中興遺史曰李梳等歸并燕山府路提舉常平
沈瑄與梳等偕來梳等偕具奏幹离不要宰相親王爲
質并須索金帛犒軍李綱以金人之技盡於攻西水門
與酸棗矣破之甚易以死戰使足馬不還策之上也梳
望之謂金人勢雄未易可當莫若速許之不可緩也李
邦彥勸不如許之上亦欲務令持重以保宗社生靈遂
又悉如所請詔括官司士庶金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

靖康中帙五

起靖康元年正月十一日
丁丑盡二十日丙戌

十一日丁丑李綱沈瑄與執政同議于東府

南歸錄曰初十日瑄見李右丞言賊騎不過五萬能戰
者止萬餘人太子營不及二千藥師常勝約三千騎諸
營部兵聞止有三萬餘其過河者只有太半可以邀擊
李綱曰待與諸公議遂留瑄幕中十一日李綱與瑄同
入閣門續引至後殿少頃同赴東府見樞密耿南仲李
梳等瑄告諸人如告李右丞說李梳厲聲曰賢敢道金
人不強若與戰決勝負否李綱曰不須如此怕他瑄曰

瑄忘身弃家以圖其歸蓋上欲朝廷知金人之不多可
以擊爾至於戰鬪事非瑄所敢知須臾李邦彥已下偕
來瑄復告之曰城下之戰社稷之安危固不可輕舉可
待其歸以重兵擁其後有必勝之策衆皆不答

十四日庚辰皇弟康王少宰**邦張**昌使于大金軍前給事
中李鄴爲計議使右武大夫高世則副之齎和議誓書
送伴蕭三寶奴等同行

朝廷和議誓書

書云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
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懼盟變爲兵革遂至
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

于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梳等赴議軍前引
過乞和正月十日迺承計議使齎到文字大開容引備
諒純誠拯救生靈敦結盟好載惟恩義深劇感悚今戒
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及今皇帝義
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冊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
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府一帶所轄縣鎮
分畫疆至係自大金後北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
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
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
去處臨時兩平允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向
來併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

并已死外應見在並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
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金銀匹帛
并雜物折納決無麓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
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
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誓
伏惟照察謹白
初虜人講和要一親王為質朝廷議從其請上召諸王
曰誰肯為朕行康王越次而進請行康王英銳神武勇
而敢為有藝祖之風將行密奏於上曰朝廷若有便宜
無以一親王為念既行邦昌垂涕康王慨然曰此男子
事相公不可如此邦昌慙而止

沈瑄與李綱書論金人兵虛實

書云某自燕山拘執而南陳講和之議意在脫歸言其
軍實今天與之幸偶而歸遠區區之忠因右丞歸以上
聞似可以無憾矣雖曰後時尚有可圖者彼言國相自
太原入河西自鄜延入不知二道能遏之使不前否二
道既不能遏則此猶可者也城下之戰固不可輕議待
其回脚數路要之前不得還後以重兵擁之可一舉而
殲之彼之難聚者兵調發半年正得如此若盡滅之數
十年間未能再舉縱使之還其禍未已彼之難得者馬
前日入燕不滿萬騎得常勝馬三千疋路中所掠不下
三五千疋今又以二萬疋與之不可敵也彼之所乏者

金載之歸而竭吾帑藏又取於民不足以充其欲二者之外又割吾要地其禍可勝言哉今日彼之兵數不多必不若契丹犯澶淵之時是時景德春秋乃未及聖主之盛一時宰執皆欲避之陳堯咨數人皆欲之金陵獨寇萊公決策勸之親征一戰而勝今城下之戰計社稷之安危不可遽急至於後圖亦不可緩右丞忠憤之氣衆所共聞實天以賜我宋豈不能為寇公萊哉某凍餒踰月脫死而歸魂未集體無僕無馬筋骸解散不可以步履此以代面陳幸不以人微言輕而忽又陳三事一曰某昨日步歸憇於茶肆聞諸人咸有欲戰之心但不令出爾此事固未易輕舉然人心可見今早又聞昨夜

城外小戰與其小戰不若更多與之人馬在外以待之二曰金人之所以有鬪志者意在於金帛今既已與之彼却有愛惜之心吾將士要而奪之以求為軍賞則我之兵欲鬪之志如彼之初矣三曰金人不多用兵之時當分頭掩擊以分其勢

是日晚綱遣人相召臣力言金賊可破之狀兼今日客主之勢不同多寡之數不佯若今須歸既無傷折又厚有所得異時人人敢來也割地之後彼據要害我反為客燕山雲中一二十萬之兵不知何以禦之若果欲與之戰不可失此時我重兵擁其後至河壩而拚擊之以西兵自懷衛入駐濬州之北當其前召大名德博興仁

南路兵由德博度河於邢趙之間等截間道遣人密約河間真定中山雄滄會兵於滹河之北迎戰當使匹馬隻輪不返若云姑與之更圖後舉此妄論也今既與之大事去矣後不可再舉舉之必敗須使甘心為江左之事右丞能以決策立聖主又能止之使不遷蓋天以右丞賜我宋今日之事何不以死爭豈能作執政而遂愛惜也綱言公之言宗廟社稷大計與綱無不合者但有掣肘處亦少有所待荅曰願力為上開陳斷不疑而速行之後時脛臍次日又以七事獻綱一曰十三日詔出恐所割州府不肯聽從旨麾守臣交割竊恐守臣亦有畏懦全身保家之人奉詔弃城而走竊密遣人令合兵

以戰二曰楊志昨在燕曾受高托山極賂志貪財色今聞在軍可說之要擊三曰聞西兵有至者出兵不可緩金人過河日馳百里縱使之歸禍不可言得撫定燕山之時亦遷延不去大兵既近燕城蒼黃而行輜重金帛盡為張覺取奪此機不可失四曰大兵擁賊過河止以萬人弓弩手守北岸五曰大捷之後全軍受賞其褰旗斬將有功者統領者別行保明優與推恩六曰金賊堯鑿極堅止露兩目鎗箭所不能入契丹昔用棍棒擊其頭項面多有墜馬而得之欲令騎兵半持棍棒七曰郭藥師將騎兵三千劉彞仁領兵二千隨行今若以重兵擁之過河前又有兵等截其勢甚危因密令人說之以

藥師為燕王舜仁以營平等為平王許其世襲自置官
吏歲賜官帛兼令張令徽首以中塗中間常勝軍恐由
澶淵德博入滄過河歸燕山當須兩道遣人候之不可
後也
拆上元鰲山散給軍士薪火
上皇時常以十月結架鰲山至正月十四日了畢所費
綵帛巨萬計比上元燈後則頒賜內侍率以為常及是
乃拆之

衛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

臣寮上言竊見戎寇猖獗侍從官義當體國乃者營私
謀已圖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綴空然衆目駭視訪聞
禮部尚書衛仲達素與趙良嗣狎昵無間今者忽稱病
乞假遂携家以行工部尚書張勸身為八座乃求淮南
幹當公事而去按仲達勸皆檢佞不才平日叨竊榮寵
當急難之際傾搖人心為避賊之計理不可容奉

聖旨衛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令開封府差人追捉前
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為稱合用國字者依自來
體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國為稱

十五日辛巳幹離不回奏并書奏曰大金都經略處置使
兩路都統幹离字正月十四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
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求踐求好叙定兄弟
之義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

深為感切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鈴束將校更不令驅虜
殺戮既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歲輸物稍多難以經遠
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
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物并銀二十萬兩絹三
十萬疋仍為今歲分撥疆至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應
舊例交納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俾墜
其師伏乞照察謹奏書曰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
离不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今月十四日賜到誓文暨
皇弟康王并少宰一負至仰體聖慈深增倍喜事苟不
然其如社稷生靈何安今既轉禍為福重踐懽好惟望
貴朝不失農事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至德當

司已鈴束逐處軍兵更不令驅虜殺戮所有國書再立
盟約乞賜盡言遣差使將擎來詣當司待憑發遣赴闕
即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即時遣還願勿憂
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

無令劫掠傷民早為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氣赤
直至天明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敦大信反身
修德必抵銷禳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各據前項所賜條
數自陳納官如敢隱數許人告犯人重行斷遣

尚書省直取金銀指揮

奉聖旨仰聶山何棗周懿文李光只今直取楊球張補

三朝北盟錄 卷三十一
姜堯臣李宗祐張時賢宋輝李宗振董庠下項逐家金銀於元豐庫送納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經曾祗應倡優之家并蕭管袁陶武震史彥蔣翊三人築毬郭老娘逐人家財籍没并內侍省官道官樂官曾經入內醫官輦官幕士忠佐并應曾特賜金帶許繫金帶人並行陳納若敢約情隱庇并轉為藏匿之家許日下自首如違並行軍法諸色人所隱藏之物以半充賞

十七日癸未捉索細作先有燕山人推獨脚車子其中皆載兵器自是連日大索細作不絕或有短髮者面黑者誤遭歐擊至有死者群不逞往往乘此劫奪行路但云是細作即擒送府驗問非是乃釋之亦不加罪妄作之

人如是數日乃揭榜禁止

十八日甲申大風雪時圍閉旬日城中食物貴倍平時窮民無所得餓凍死者籍籍于是

朝廷復遣使致問于金人軍前 朝廷賜書書云大宋皇

帝致問大金皇帝皇子郎君荐承使介特貺書詞披覽

再三深認勤意比者復修盟好休兵息民皆自周旋采

深感戢示喻依准大金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靡

已為盜諒高懷猶彰謙德更承念及耕農重事罷去所

索牛一萬頭誠忱備至義同一家固當傳立無窮永以

為好春律尚寒倍惟珍蓄謹白又賜以沉香山子一百

兩花犀酒盤一十隻玳瑁酒瓶二隻撥花酒犀注梳一

副

十九日乙酉上御宣德門撫勞王師 平陽府義勝軍作
亂叛歸于粘罕 初譚稹為宣撫也募燕雲人為義勝
軍散居于河東諸州其在平陽府者劉嗣初為河東路
兵馬鈐轄以統之有衆四千河東人呼義勝軍為投附
人太原府受圍有譚將自太原城中出至平陽漏言欲
盡殺投附人於是義勝軍皆不安漸有語喧鬧嗣初見
平陽富盛有欲得之心既知太原被圍遂有叛意一日
嗣初見知府宇文時中白其事曰嗣初乃山後人累世
不幸陷于契丹者幾二百年今重不幸又為金人吞滅
使我前主契丹喪其社稷而嗣初亦傾覆其家遂得歸

朝今一行部曲與嗣初視金人為仇讎也金人方造釁
用兵國家以兵應之使投附人効死於陣前以報金人
之讎深所望也竊聞欲盡殺投附人不知何故時中驚
愕曰無此乃命出榜敢有撰造語言者立賞告捉自此
投附人亦私為之備投附人元在城外下寨不與州縣
通嗣初自起爐打造軍器置槍楛編錢及拾麻鞵底穿
為甲陰勒行伍未幾時中罷去通判王某以權府事有
百姓王存受雇於嗣初為么唱人既知其意先一日詣
府告嗣初與投附人將亂者王某務欲安嗣初等乃決
眷配二人本府牢城且報嗣初云有撰造語言已施行
訖嗣初以本部皆是義勝軍唯么唱二人乃平陽府兵

士既發露其情愈不安又知折可求敗事乙酉黎明率
衆入先登城占城城中軍民有以弓弩射之者義勝軍
以手張氈禦箭既而城中奔亂嗣初縱火王某及州縣
官皆出城走走不及者為嗣初所執嗣初縱掠金帛次
驅虜子女次驅奔牛馬次取驢猪羊盡殺為脯腊科磨
戶破麥為乾糧凡十餘日以其衆歸于粘罕粘罕大喜
而王存於神仙界見王通判言你不信我言反杖一百
今日壞了一城人性命你却還他乃鼓唱諸人將王倅
并家小盡殺之其歸明人老小在州縣者受折可求移
文悉行誅戮

二十日丙戌幹离不回謝賜物上奏奏云差去使人王汭
至伏蒙聖慈回賜到沉香山子花犀玳瑁酒器并奇獸
珍禽等幹离不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
奏謝以聞謹奏

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
鳳路兵至京師師道承召命未起以為虜人必不敢渡
河亦未必有如此事雖啓行唯日行三十里不廢遊獵
中途遇統制官姚平仲自燕山戍歸有騎兵三千步兵
一千師道以便宜檄取兵之命遂與之俱來未至上
遣開封少尹田灝中使裴誼陸舜舉促之師道至西京
而幹离不已犯關或曰賊勢重而我以輕兵犯之必敗
四方勤王之兵遂將解體不若且駐汜水以圖全勝師

道曰不然吾以微兵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祇取敗焉賊孤軍深入日虞援兵之至也今若徑去彼自莫測第使一騎到京師則京師之氣自振矣師道遂行先遣二十騎全裝披帶封蠟書上奏二十騎者疾馳到京城逢虜人游騎四出是二十人者即馳馬犯之游騎知西兵至退走二十騎至城下叩城上蠟書京城人知勤王兵至歡踴氣增十倍師道至直逼虜營下寨金人為歛游騎不敢剽掠上聞師道至命開安上門遣尚書右丞李綱迎勞而宰相李邦彥降勅付師道曰金人和議已定敢言戰者族或謂金人下寨于城之西請嚴備以入師道不從肩輿入京師是夜與宰相同入禁中見上於福寧

殿奏曰臣不知京師如此之急又度必無此事故來遲今臣在此陛下不須憂也上再三慰勞問計將安出師道奏曰臣以為講和非計也京城周圍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十數丈粟多數年不可攻也若於城上劄寨而城外嚴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旬月虜自困矣然業已講和不可止金銀不足請以見數與之如其不退乃與之戰且四鎮之地內保州乃宣祖陵寢所在不宜割與上乃令師道與邦彥於政事堂共議其事師道見邦彥因曰某生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餘當時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不得已須和耳師道曰凡守與戰自是兩家事戰若不足守則有餘京

城之民雖不能戰亦可使守但患無糧食有餘京師數百萬衆皆兵也何謂無兵邦彥詭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笑曰公不習武事豈不聞往古攻守事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產多亦為賊所有當時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百姓徹去屋舍搬畜產入城遽閉門以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又笑曰好荒好荒左右皆笑又曰公等為國家大臣腰下金帶不能自守以與虜人若虜人要公等首級如何邦彥不能對又曰京師如此之闊養兵只十數萬何能圍匝何故四門都閉則番人得以縱掠而吾民困矣上加師道檢校少保同知樞密院事遷宣諭使明日金人

使王芮來其禮稍屈上顧師道笑曰彼畏卿故也方諸門盡閉師道命開東壁南壁門聽民出入如常人情賴之以少安又請緩給金帶禁游騎不得遠掠俟其墮歸扼之于河當使匹馬不還上皆是之師道受命出巡城語所親曰賊易破也但劉連珠寨對壘使不得虜掠則賊糧匱乏便可進兵更使兵將臨河設伏俟其半渡擊之此萬全策也一日師道令驍勇數輩出城得金虜三人至則言令軍中事其一不肯言師道令斬之又問其次遂恐懼明言軍中事其一破其腹以驗所食之物腹中無米唯豆耳師道語其衆曰賊糧已匱可以殄滅乃遣一人還軍中使道其事賊軍大驚於是決意求和

三朝北盟錄 卷三
詔差中書侍郎王孝迪收簇金銀

詔曰金國搆軍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錦帛牛馬駝
驟萬數浩瀚雖竭神御乘輿宮禁王府主第宮觀寺內
外百官士庶等人金及三十餘萬銀及一千二百餘萬
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帶真珠寶器女樂珍禽香藥茶錦
綺酒果之類并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玉等物準折緣萬
數金銀未敷不肯退軍已差中書侍郎王孝迪再行收
簇布告中外咸體茲意榜曰中書侍郎專領收簇大金
國搆軍金銀所今月二十日奉聖旨大金國兵馬攻城
其勢甚急朝廷為宗社生靈遣使議和須藉金帛以結
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今來所歛金銀

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御之物盡行剗刷止得三十餘
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尋津置前去大金國見其數
未足復遣使人諭意難為退軍兼恐兵衆搆賞不均必
致怨怒却來攻城男子盡殺婦女驅虜屋宇焚燒金銀
錢物竭底將去今來既無所出遂前後所出黃榜並行
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愛民憂國之意仰自今月二十
一日為頭應執政侍從宗室外戚內侍官橫行並許權
繫犀帶將金帶納官仍將逐人在家金銀盡數赴逐庫
送納外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兩日內罄所有金銀
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納不盡之數限滿並許諸
色人告論雖於法許相容隱人亦許陳告以所告之

數三分之一充賞告及金一萬兩銀十萬兩除告賞外
仍與成忠郎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除告賞外與承信郎
如親隣知情不告告而不實以其罪罪之今來除指揮
事係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
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愛民憂國之意疾
速前來送納候事定日等第推恩所有金銀稜道並與
免納今具逐處庫分納下項州南左藏庫納州北元豐
庫納州東都茶場州西榷貨務納右出榜曉示諸色人
如有乞覓並依軍法施行都人讀榜見金銀不足則必
致怨怒却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錢
銀物竭底將去又言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讀
之者莫不扼腕唾罵靖康前錄曰王孝迪領簇合犒
設大金國金銀所出榜籍士庶所有之物謂如此則免
吾民肝腦塗地不然則男子殺盡婦人虜盡宮室焚盡
金銀取盡其辭乖謬不可具言人謂之四盡中書以此
李鄴六如給事

种師道姚平仲兵至李綱上奏乞令師道平等聽節制
傳信錄曰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甚衆兵家忌分節制
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等聽取節制上降御筆曰
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蒙可也蓋上
意欲與師道為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
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為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

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
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
宣撫司又撥前後軍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
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救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
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
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已行之後朝廷日運金
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使者絡繹
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
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事以謂賜此不足以為德
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
何厭之有衆方稱上德不以余言為然金人益肆瀕索

無所忌憚已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
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虜掠
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殮發掘
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
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
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
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和其謙極矣而
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
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
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
數世之憂未艾也

通判絳州軍州事徐昌言殺義勝軍

中興遺史曰平陽

府義勝軍亂之次日報絳州絳州有義勝軍四千人將官牛清統之清山後人麓率勇悍通判徐昌言謂不先圖之必有平陽府之變乃白于知州李元達請先為之備元達本儒生不知時變不從昌言與幕職官苦言之元達不得已請昌言一面措置昌言以教閱為名開甲仗庫令官軍帶甲整葺軍器時清下寨于東門外是日昌言出其東門方轉五鼓自南門北門出兵轉城以趨其寨又令民兵悉上城之東壁令之曰聞戰聲則助其聲勢昧旦兩門出兵皆叩其寨即斬關以入直造清之寢清夜飲方醉與數婦人寐聞難取器械不及創甚被

執於是盡殺投附義勝軍城中民兵登城東壁呼噪以助其勢投附人盡被誅戮諸州聞絳州之事乃皆殺投附人昌言字獻可衢州人

統制馬忠以勤王兵至京師

熙河路經略使姚古秦鳳路經略使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劉光國楊可勝范瓊李寶諸路勤王兵至京師諸路勤王兵號二十萬到京師人心稍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

國之北有平...
 欲使王兵...
 向來國...
 無所...
 然國...
 州人...
 伊...
 然...



世

世